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民國十三年十月

第三十四期

學衡

杜辰村題

THE CRITICAL REVIE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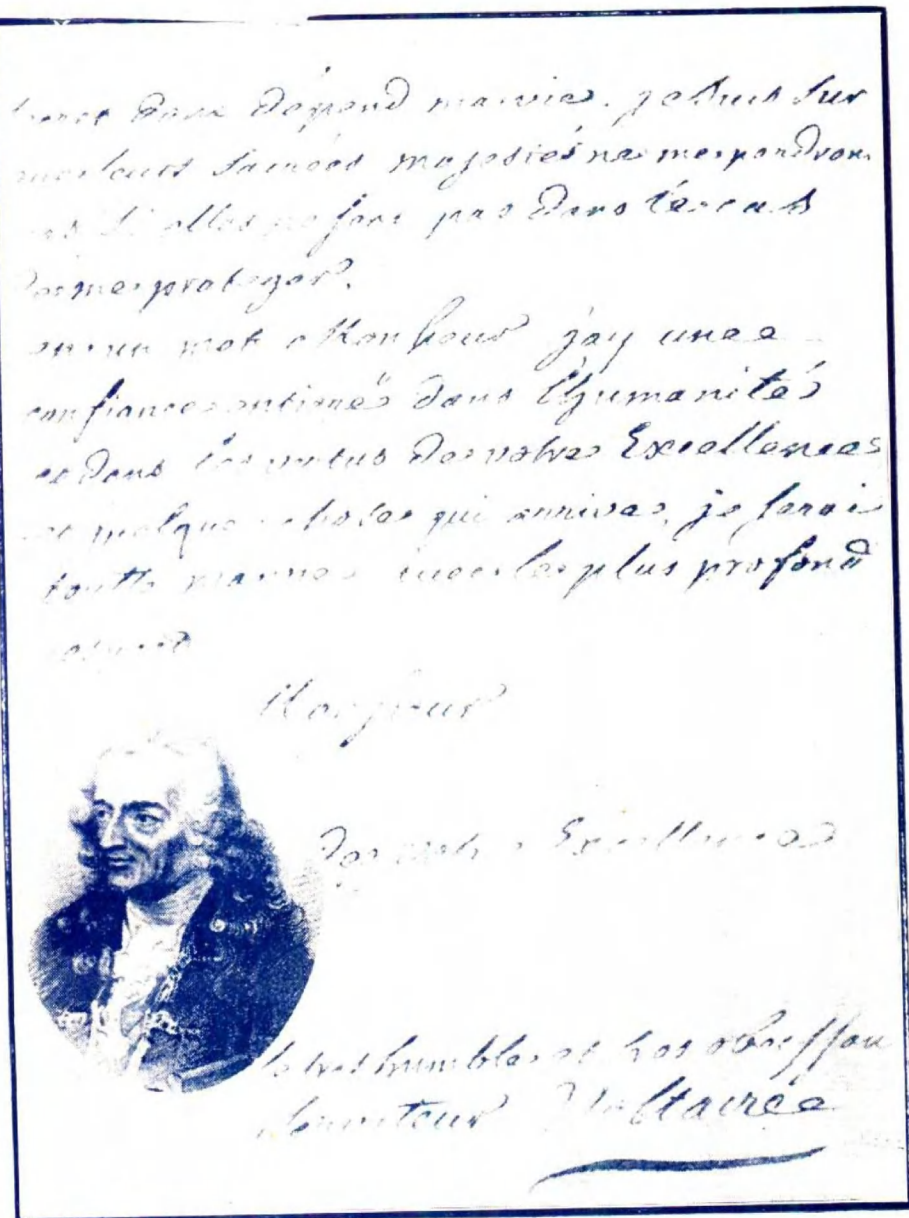
No.34 October 1924



福祿特爾半身雕像

按本誌第十八期及二十八期所登福祿特爾 Voltaire 像。皆係畫像。此半身像則係用石雕刻者。更攝影而成此幅。作之者為法國雕刻家伍唐。Jean Antoine Houdon (1741-1828) 亦著名之美術品也。

按福祿特爾此書作於一七五三年六月七日。係致奧國皇帝之宰相斯他顛伯爵 Comte de Stadian 者。時福祿特爾方與普魯士王弗烈得力二世開釁。故作此書。冀得奧皇之庇助云。原書甚長。茲所印者。僅其最後一紙之一角耳。



福祿特爾書札真蹟

通

論

學衡第三十四期目錄

插畫

福祿特爾半身雕像

(法國伍唐Douton作)
參觀本期查德熙傳

福祿特爾書札真蹟

(與斯他頓伯爵書)
參觀本期查德熙傳

通論

白璧德釋人文主義

徐震堦譯

述學

漢隋間之史學(續第三十三期)

鄭鶴聲

文苑

詩錄

癸亥冬日小集霜甘閣酒後感時作歌呈廖季平師張式翁及同座諸子兼柬宋問琴東山(林思進) 煙臺雜詩二十首(吳芳吉) 赴湘舟中作(柳詒徵) 亂中元日立春感賦二首(龐俊) 得柏廬美洲書兼寄步曾(王易) 重游煙水亭(柳祖平) 春思(胡先驥)

哲理小說 查德熙傳 *Zadig ou L' Destinée*

法國福祿特爾著
丹徒 陳銜譯

書評

評劉裴村介白堂詩集

胡先驥

白璧德釋人文主義

Irving Babbitt, "What is Humanism?"

徐震堦譯

按本誌於美國白璧德先生之學說。已屢有所稱述。惟念零星介紹。輾轉傳。未免失真。而不見其思想之統系。修實。今決取白璧德先生所著各書。由徐君震堦依序譯其全文。以誌讀者。而先之以「文學與美國大學教育」Literature and the American College 一書。該書爲人文主義作辯護。書分九章。其目如下。(一)釋人文主義 What is Humanism? (二)論人道主義之二派培根與盧梭 Two Types of Humanitarians: Bacon and Rousseau (三)大學與民治精神 The College and the Democratic Spirit (四)文學與大學教育 Literature and the Doctor's Degree (五)古學之合理研究 The Rational Study of the Classics (六)古學派與今學派 Ancients and Moderns (七)論創新 On Being Original (八)學院中之閑暇 Academic Leisure 茲篇所譯即其第一章也。原書論議古今。徵引繁博。若圖註釋引。將必多占篇幅。故今一切從簡。發揮比證。當俟另篇矣。譯文先錄白璧德先生所撰「文學與美國大學教育」一書自序。以下即第一章之本文也。編者識。

原序

書中各篇。曾在別處發表者。可居半數。「古學之合理研究」「文學與大學教育」「論創新」諸篇。曾載大西洋月報。此處僅於文字上稍有更動而已。「文學與博士學位」一篇。係由曾載民族週

報之二文合成。惟內容頗有增益。「古學派與今學派」及「學院中之閑暇」二篇。其中一部分取諸曾載於哈佛大學畢業生叢刊之二文。茲得重印。對於上述諸雜誌深致感謝。

諸文中。有時不得不語意激烈。或不爲讀者所喜。惟鄙意僅欲說明各種人物及趨勢。初未對於某人有所訐刺或品評。蓋品評個人本非易事。而於今時尤甚。在純一之時代。乃有純一之人格。今時之個人。其一己思想行事之矛盾。正與社會中各種趨勢之互爲衝突者相同。予茲所欲昭示者。非謂當代學者咸缺乏人文之特質。乃謂深具此特質之學者實不多耳。

尤有一言欲告讀者。予對於古昔及當世名人諸所論列。僅限於題目範圍以內。初未概其生平。如論大學教育。則不得不涉及伊略脫校長 Charles William Eliot 之事業。而如此公之影響於當代者。固不止一端。則予之不能品評悉當。亦所難免矣。

予更欲藉此機會表示對於腦登先生 Charles Eliot Norton (1827—1908) 之銘感。近三四十年来。凡有感於人文學問之需要者。莫不直接間接得先生之扶助鼓勵。而所常奉爲典型者也。又書中若干篇曾得紐約晚報及民族週報文學編輯穆爾先生 Paul Elmer More 校讀底稿。多所指正。並誌於此。一千九百零七年十二月歐文白璧德識於紐漢浦省之霍爾敦納司。

去今無幾時。吾國指美之聯邦某審判官。謂吾美國人所需者。乃百分之十之思想。與百分之九十之行

事誠如是。則吾國人宜各歡慶。蓋彼所言者。吾國人已悉其之矣。然反是。又令人憶及近時有作希臘哲學史者。其書中攻訐蘇格拉底。謂蘇格拉底稱道人性之合理。不無太過。蘇格拉底若曰。但能思想正確。則行事自亦隨之而正確。關於此點。英美人之性質。適與蘇格拉底相反。其所信者。凡人苟勤奮作事。則思想自必無誤。但求得實行之效率。理論雖模糊含混。固無妨也。

吾國人思想不求清晰縝密。此種習性。雖在全國最注意之教育事業。亦可見之。美國人深信教育能造福無窮。然問其應行何種教育。而後可造此無窮之福。則茫然不知也。雷那芝 Sir Joshua Reynolds 之言曰。「不絕供辦各種器械。擾擾於勤搜遠討。將使人去思想之真工作益遠。」雷氏為英國十八世紀畫家。兼批評家 (1723-1789)。

吾人試一觀近三十年中。美國教育事業之忙碌紛擾。其間所費之時間心力。及圖書館實驗室等經費之捐助。如是其宏多可驚。則不得不思及雷那芝之言矣。意謂此皆徒勞而無功。今人之恆言曰。生活忙碌。實無致

思之餘晷。蓋組織經營此龐大繁複之教育機械。已使人無暇用思。顧竊意。略殺行事之熱誠。而稍益以蘇格拉底之精神。其無害也。甚明。惟苟欲澄清對於教育之觀念。必首感正確定義之需要。亦猶蘇格拉底之處理其時各種問題也。蘇格拉底之方法。言其要歸。不外確立界說。蓋將一字中所隱含之各種不同或相反之意義。為之條分縷析。即將常人隨意濫用之廣泛名詞。及一般人所奉為口頭禪者。時時加以糾正。不容混淆是已。使蘇格拉底生當今日。必將嚴行推問。彼以自由進步民治服務等名詞。瀾翻舌

本者。(若干大學校長亦不能出此例外)可想而知。而世人亦必將視彼為公衆之敵。一如蘇格拉底之見殺於雅典人也。按白璧德先生可稱為今世之蘇格拉底矣

由廣泛之名詞所發生之紛擾。人文主義 Humanism 一名詞。即其佳例。此名詞在本論中較其他名詞為尤要。為人文主義辯護。而不加以解釋。將引起無窮之誤解。此一名詞。社會主義之夢想者。用之。最新而合於時尚之哲學家。亦用之。今世尊重自由。人人得逞其所好。盡量使用各種廣泛之名詞。此「人文主義」一名詞。尚帶若干佳美之意義者。恐將為各種理論家所假借利用。各求其鵠。而平空增添許多絕不相侔之觀念。亦必然之勢矣。若牛津大學之哲學家錫婁 H. C. S. Schiller 以人文學者自命者也。乃用人文主義之名。昌言「當破空入雲。以作驚人之事。」雷納 Ernest Renan 1823—1892 法國大批評家著作極富在宗教史研究

Études d'histoire religieuse 「基督教由來史」 Les Origines du Christianisme 「耶穌傳」 La Vie de Jésus 「科學之將來」 L'avenir de la Science 等白璧德於其近世法國批評大家「The Masters of Modern French Criticism」書中論之甚詳 謂將來之

宗教。將為一種「真實之人文主義」而一般抱烏託邦之理想。自述其未來之夢境為「人文主義」

或「新人文主義」者。尤指不勝屈。格蘭斯頓 Gladstone 1809—1898 英大政治家 稱述孔德 Auguste Comte 1798—1857 法

國哲學家創實證哲學 Philosophie Positive 著有「實證哲學講義」 Cours de la Philosophie positive 在英國勢力極大如約翰穆勒 John Stuart Mill 斯賓塞 Herbert Spencer 皆受其影響者也 之人文主義。海福德教授

Prof. Herford 稱述盧梭之人文主義。而德國人並稱述海達 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 1744—1803 德國大文

家學之人文主義。而不知彼孔德、盧梭、海達皆非人文主義者。特熱心於人道主義者耳。嘗有著名之某雜

誌。深歎哈佛大學「人道精神」之廢墜。其意蓋指人文之精神無疑。於此可見不特人文主義一字當有
 正確之定義。即其餘與之有關係而互相混淆之字。如 humane, humanistic, humanitarian, humanism
 等。皆須有相當之定義。此數字者。苟能界說正確。則為大學一字立界說時。亦可得其助力。欲討
 論文學在大學教育中之位置。當視一先決之問題而定。即將來尙能有真正之大學存在與否。未可知
 也。使大學陷於今日之危境。固由顯然仇視大學之人。然彼自號為扶助大學者。其罪實較重也。情形既
 如此。則吾人亦惟有效法古之阿加克司荷馬史詩而禱祝曰。請於光天化日之下決戰可也。
請用堂堂之鼓。正正之旗。明白決戰。毋
 以詐術。囑味欺人。而猶謂未嘗獲役也。

第一節

研求之第一步。當溯之拉丁文 *humanitas, humanitas* 二字。蓋本類字大抵皆孳乳於拉丁文。吾人所需
 材料之大部。可於巴西耶 Gaston Boissier 近出之佳著「*humanitas* 之古義」一文中見之。觀於巴西
 耶之文。則羅馬人本用此字表一種美德。然其義甚可出入。其後此字之用法漸廣泛。故後來作者盡留
 斯 Aulus Gellius 生當西曆第二世紀。卒於紀元後一八〇年頃。所著「*Noctes Atticae* 共二十
 卷。除第八卷外均傳。書為雜記體。凡史學哲學文字學以及其他學術。並有所論列。 深歎此字之
 乖離本義。其言曰。 *Humanitas* 一字。被人謬用以指泛愛。即希臘人所謂博愛。 *Philanthropy* 實則此字
 含有規訓與紀律之義。非可以泛指羣衆。僅少數優秀入選者可以當之。要之。此字之含義。主於優秀。選

擇而非謂平凡羣衆也。見「雅典之夜」第十卷第十七頁

蓋留斯所歎字義之混淆。不特深可玩味。且與今日所不可不防之一種淆亂相類。苟信蓋留斯之言。則當羅馬之衰世。敝俗以泛愛人類（即博愛）代替一切道德。與今日正同。故遂以人文主義與博愛相混。惟今之所謂博愛主義。已有進步之觀念附麗其上。而大變厥初。（後文當更詳之）此進步之觀念。在古代僅見其最初之萌芽而已。

蓋留斯之議。實有見於普遍之博愛與個人之訓迪之異點而發。有二字者。一曰人文。一曰人道。在當時需分別用之。缺一不可。在今亦然。凡人表同情於全人類。致信於將來之進步。而亟欲盡力於此事者。但可謂爲人道派。不當稱之爲人文主義者。而其所信仰者。即可謂之人道主義。若如近今之趨勢。以 *Humanism* 人文主義爲 *Humanitarianism* 人道主義之簡稱。隨意互用。必將引起種種糾紛。蓋人道主義。幾尊重智識與同情之廣被。而不問其他。若希雷爾 *Johann Christoph Friderich Schiller* 1759-1805 德國大詩人 大戲曲家 於美學

亦多所貢獻

者。欲「納衆生於懷中。接全球以一吻。」則可謂之抱人道主義者也。而人文主義。則異是其愛。

人也。必加以選擇。若蓋留斯者。固未能免於拘泥峻刻。其釋 *humanitas* 之義。絲毫不帶同情。而納於其所謂工夫與訓練之中。且引西塞羅 *Cicero* 之言以證之。然西塞羅則似無此一偏之見。彼知人文主義所需者。不僅同情。亦非僅訓練與選擇。而爲一種曾受訓練。而能選擇之同情。有同情而不加以選擇。其

弊失之。濫。缺乏同情之選擇。勢必使人流於傲矣。

是故。奉行人文主義者。與人道派。適相反。視其一身德業之完善。較之改進全人類。爲尤急。雖亦富於同情。然必加以訓練。節之以判斷。最近嘗試爲人文主義之界說者。有卜龍鐵。 Ferdinand Brunetiere

1848—1897 法國大批評家。著有「法國文學之批評研究」(Etudes Critique sur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情時之進化]。 Evolution de la Poésie Lyrique 等。白璧德在「近世法國批評大家」中詳論之。

卜氏固號爲不與當世

合流者。然其所作之定義。

見「法國正宗文學史」(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第一冊第二十八頁。

於同情與智識之完滿以外。亦不能有所

見。彼取泰倫斯(Terence)

190—166 B.C. 羅馬大諷劇家。

之言「凡人事無不適於我心者」。謂此可爲人文主義之完美之

定義。然此句極表示普愛人類之意。而不能爲人文主義之定義。以其全未及選擇也。此語在原劇中。蓋用以爲好事之解嘲。故用作一般抱人道主義之「無事忙」者之口號。頗合。此類人在今日已屬慣見。但見其熙往攘來。懷抱改良世間一切之計畫。惟獨不謀改良其自身。若以泰倫斯之言施之於文學。則彼於各類書籍。上自柏拉圖語錄。下至日報之星期附刊。無不誦讀者。正可以此言自作辯護耳。蓋僅有廣普之智識與同情。猶爲未足。苟欲化之。以人文。則必以訓練與選擇調和之。由此以觀。拉丁文(Latinae humaniores) 一名。實較英文之 humane letters 爲勝。蓋拉丁字義。尤注重選擇也。

真正奉行人文主義者。於同情與選擇二者。必持其平。若在近今之人。雖好古如卜龍鐵者。猶不免失之偏重同情。反是。古人如希臘人與羅馬人。則概舍棄同情而尊重選擇。蓋留斯力言人文非博愛。而乃規

訓與紀律之義。似其時之人偏重同情。蓋留斯因之乃作此語。顧其實不然。就大體論之。古代之人。文主義。實帶貴族性。區別極嚴。其同情心。甚為狹隘。而其輕蔑一般。未嘗受教之愚夫愚婦。固勢所必然矣。常人咸謂漫無甄別之普遍同情。即所謂四海之內皆兄弟之義。實自耶教之興而始與之俱來。前此固無之也。且不但此也。推尊仁愛與同情為至高具足之原理。而不必更以規訓與紀律為之輔。此種思想行事。惟當近今人道主義盛行之世。始有之耳。前此烏得而見之。試徵之於史。耶教徒之同情。常限於奉同一信條。受同一訓練者。同為耶教徒則相親愛。而遇異教之人。則深惡痛絕而謀加害。故耶教一方極重選擇。甚且視上帝為嚴選擇而乏同情者。（聖經中如「蓋被招者多見選者少也」新約馬太福音第二章第十四節文同）等語可為證。設使耶教勇毅之信徒。如聖保羅、聖奧古斯丁、巴斯喀爾等人。生於今日。見今世之人道主義者。侈談社會改良。幾於視宗教與貧民住宅問題同等。則必怒斥若輩為柔弱頹喪。可斷言也。

然人道主義及其尊重之同情。在本題中極為重要。故將於下文詳論之。茲所欲明者。即古之人文主義者之自立崖岸。輕蔑惡俗。實與近世廣博之同情絕對相反。不可不知也。此種自立崖岸。輕蔑惡俗之習。復見於文藝復興時代之人文主義。而有數方面。或且加甚。彼文藝復興時代之人。其自視駕於庸衆之上者。蓋有二點。一為彼之信條與訓練。一為其淵博之文學。為信條與訓練所藉以傳者。此傲兀之人文

主義人遺響。可於彌兒頓之詩見之。詩曰。

庸凡何足數

飄泊無定程

蠶姑倏生滅

誰復識姓名

嗣後此種人文之觀念漸成積習。與身分及特權之尊卑相附麗。而知識優越。乃因其地位優越。而自負益甚。其同情日趨狹隘。遂與阿彌兒Henri Frederic Amiel (1831-1881) 瑞士國文人以之指英國之上流人者相符合。其言曰。「上流人遇上流人。則可觀其溫文爾雅。此尊彼重。遇下於彼者。則但見其倨傲輕蔑。嚴冷淡漠。至於和善一層。在上流人爲不近情而亦不常有之事。僅個人之特性而已。」英國人之同情如此狹隘。誠爲可悲。然使擴大其同情。而因此墮弛其人文或宗教之訓練。其爲可悲。則更甚焉。然英國之人文主義雖有阿彌兒所言之失。典型固猶未墜也。據蒲邱教授 Prof. Butcher 之見。則英國人之上流人與學者。與雅典嚴選之民治時代之具有學識修養之人。其資格理想。甚相近似也。

第二節

上文雖屢言古代之人文主義。然人文學者 Humanist 一字。始見於文藝復興時代。而人文主義一名。更爲後起。吾儕研究文藝復興時代之人文主義。首當注意之一事。卽彼時所通認人性 Humanity 與神性 Divinity 之相背。蓋論其精髓。文藝復興時代。實爲前代重神性。太過。人性不足之反動。中世之神學。足使人性之若干方面桎梏窘乏。又其事神之觀念過強。乃至生人之才智機能。均加以致命之束縛。

此則文藝復興時代所務爲救正者也。其時之人以生人才智機能之自由運用。實具於古代希臘拉丁之文學中。故奉爲楷模而研讀之。惟崇拜古學旋亦成爲迷信。常有絲毫不諳人文主義之信條與訓練。僅因其於古代文學略知門徑。而遂稱曰人文學者。意大利初期之人文學者。真不失人文之意義者。蓋鮮。其大多數。人文主義已非復一種信條與訓練。而與一切訓練相背馳。蓋矯中古之偏頗。而失其正。而趨於相反之極端。文藝復興時代之初期。其籠罩一切者。厥爲解放運動。曰官覺之解放。曰理智之解放。其在北方諸國。又加以良心之解放。此爲近世第一重要之博放時期。era of expansion 而個人主義之第一聲也。凡在博放時期中。必專重智識及同情之開拓。而文藝復興時代之人。正具愛瑪生 Emerson 1803—1882 所謂智識之饜養。若輩急求脫去中古傳說之羈勒。又深幸自然與人性今得合一而息爭。狂喜之餘。遂謂禮文與選擇毫無需要。如拉白雷 François Rabelais 法國大著作家。約生於 1493 年。卒於 1553 年。其間。蓋禮文 與選擇二者皆非所具。雖有偉大之天才而不得謂爲合於人文。自古人觀之。乃未開化之野人也。若此專務開發個人之才智機能。無軌範。無訓練。舍節制而樂自由。遂生博放時代所特有之惡果。漫無標準。凌傲自是。放縱自恣。於以加甚。或竟足危及社會之生存。於是社會起而反抗個人。而精約之時期。era of concentration 繼之。此種變革。各國均有。惟時有先後。情形亦不同。其在意大利。約與羅馬之陷落（1527）及特爾會議 Council of Trent（1562）同時。在法國。則繼宗教戰爭之大亂而起。於政治則以

亨利第四1553—1610爲代表。於文學則以馬拉伯 François de Malherbe 1595—1688法國大詩人。爲法

之先驅。而正宗
派時去建國者。

爲代表。在此複雜之文藝復興時代。其間自必有無數迴瀾旋渦。起伏消長。及各個之例外。蓋一時代猶一個人。其中常有若干重要分子。與其一般之趨勢相矛盾者。然吾儕苟非德國之博士。欲自矜創獲。或好爲僻論者。則雖於迴瀾旋渦之中。固仍可察見其潮流之所向也。

故可謂文藝復興時代後期之重要趨勢。乃離去自由博放之人文主義。而向於深合訓練選擇之人文主義也。此運動中。又插入一絕不相同之問題。在法國及意大利頗感需要者。即維護社會以抗個人是也。夫人本可堅守訓練與選擇。而同時亦並容納個人主義。若此時期之人文主義者之限於嚴刻褊隘。直可謂爲不合於人文也。其弊由於過重一種在上。或外來之規律。即不由內心。不出於己。與苛細繁瑣之禮文史。

加利威 Julius Caesar Scaliger

1484—1563 法
國文學家

極嚴肅之天才。而其影響遍及於歐洲此期之文學批評者也。

其立說謂藝術之要歸。在選擇精與責己嚴。electio et fastidium sui（然實際史氏惟責人嚴耳）此慎

選嚴別之精神日益得勢。遂至擯棄一切之馬拉伯去。而自由博放之拉白雷來。爲文者專務精鍊。而文中之理想情感以及可用之字。日即匱乏。加斯提達 Baldassare Castiglione

1478—1529 意大利外交家及文人。
所著 Il Cortegiano 一書爲最著。

於其「侍從論」中。謂傲岸輕蔑。爲上流人必具之資格之一。此言也。苟得其正解。固含有深沈之真理。不幸高貴之崖岸與嚴刻之選擇相合。而不與廣博同情之智識相調和。遂至如福祿特爾所描寫之威尼

斯貴人包可蘭者。此類學者。其爲人所尊重。不因其同情之富。度量之廣。而因其萬事萬物皆不入眼。包可蘭者。至爲傲岸輕蔑。除桓吉爾 Virgil 霍萊士 Horace 之詩數首以外。於古今文章概無所取。坦白少年肅然起敬曰。「包可蘭天才卓越。世間事物無一中意。真非常人也。」參觀本誌第二十八期「坦白少年」篇第二六頁

文藝復興時代後期注重訓練與選擇之人文主義。雖與其初期之專圖博放者相反。惟其根本之目的。則一致而無異。此不可不知也。前期後期之人。其目的皆在使人成爲完人。Complete man 與其所奉爲導師之古人。初無別異。惟後期之人。與新古學派 Neo-Classicalists 所擬造成完人之方法。不藉外緣。博放之德性。而藉內心精約之工夫。彼等以爲初期之人太易爲個人之奇思幻想所中。故大多注意於選擇材料。以建設普遍而合於人性之信條與訓練。取希臘羅馬之學術規訓。以補助耶教之不足。此種調和異教與耶教之宗傳之苦心。觀於舊教國之耶穌會與新教國舊日大學之課程表。即可見之。夫強勉選擇於神性與人性之間。而求其兼能代表二者。實爲難事。而未能完備。誠以耶穌與人文古學之信條與訓練絕然殊異。其間且有如水火之不相容之處。則此調和一事。實不免膚淺之譏。亦自然之理也。文藝復興時代初期之人。對神性與人性之矛盾。所見較確。故或取此。或取彼。不求調和。麥克韋里 Niccolò

Machiavelli

1469—1527 意大利政治家。所著以 *Principi* 一書爲

要。近世侵略主義之外交政策。蓋導源於此人。評基督教使人萎靡。而馬丁路德謂研究希臘拉

丁之文學。十之八九皆有害無益。喀爾文 John Calvin

1509—1564 新教中

喀爾文派之創建者。評拉白雷。而拉白雷指喀爾文

爲欺詐。然究其極。欲使古代之人文學問與其表現之藝術。爲基督教義之裨助。其事終屬可稱。而其總括之箴言「求知而言善」*Sapiens at que eloquens pietas*。苟得其真意。仍可用以確定大學教育之目的也。

今之學者。亟應研究昔時人士如何選擇主要之科目。以與宗教之成分融合。而成爲一種訓練。簡言之。卽需著書細述舊時大學課程制定之歷史也。與此密相關連而同屬急要者。厥爲「君子人」*Gentleman*。之發達史。宜上溯加斯提遼之著作。及十六世紀中意大利人關於儀容禮文之其他論著。尤當著明「君子人」如何而與學者之觀念合而爲一。其流風餘韻。在今英國猶有存者。其時人士。如意大利之加

斯提遼。英國之西德尼 Philip Sidney

1554—1586 英國依里沙白朝之詩人等。

可謂能實現此理想者。而並具文藝復興時代

燦爛之生機。史加利威雖刻意選擇。顧終不免爲一飽學之腐儒。語其大綱。則學者能免除拘泥。而有彬彬溫雅之風。合人文學者之標準。與深明世事者之標準。而融和之。實由於法國之影響。然世人對於「君子人」與學者之理想。亦因是流於專重外表。拘牽儀文。其後每况愈下。新古學派之人。遂皆類包可蘭。既高傲而又膚淺。全失昔日之深意。而成爲文人雅士尊己抑人之偏見。此亦受法國之影響。而然也。然吾儕必不可效彼浪漫派之首領。因亟欲脫去習俗之郭廓。乃並其中人文之理想。而拋棄之。夫彼新古學派。雖卽矯飾至極。然常恐自陷於一偏。又恐各種才智能力發達之不公平。凡事不爲已甚。不求過

度。又鑒於狂熱之人不易有節制也。遂不取狂熱。凡此皆能傳古代人文學者之衣鉢者也。新古學派又力求不染習氣。不爲無謂之驚奇。而浪漫派則反是。無往而不引起其驚奇。而對於其自身及己之天才。爲尤甚。此固盡人知之也。新古學派之儀容舉止。常思遵循人類之通性。言談著述。均留心避免專門職業之詞語。約翰生博士 Samuel Johnson 1709—1784 有言。「舉止儀度之佳者。須不帶任何專門職業之標識。而能通體溫雅。」此標準在約翰生自身亦未能盡合也。要之。其要點蓋在防止趨重專門。羅歇夫閣 La Rochefoucauld 1613—1680 法國著作家所著有 曰。「真學者與君子。不借一事以自誇。」而美國商界之格言則曰。「能兼爲兩事者必敗。」則與此適反。易言之。彼時之人。寧甘浮淺。而惟懼人以偏頗譏之。今時之人。則寧甘偏頗。而惟懼人以浮淺譏之。此其別也。

第三節

茲試總結以上研究之結果。以求人文主義之定義。如上所言。徵之歷史。人文主義者。常徘徊於同情與訓練。選擇兩極端之間。而其合於人文與否。應視其能否執兩極端之中。而得其當。更言其大凡。則即巴斯喀爾所云。「人類美德之真標識。乃其融洽各種相反之德性。而全備其間之各等級之能力也。」出其能力以聯合各種相反之德性。而人之所以爲人者見。而人之所以靈於萬物亦以此矣。嘗聞聖法郎沙 St. Francois de Sale 兼有鷹隼與馴鴿之性。蓋一和善之鷹隼也。上文所引之治希臘哲學史者。亦稱

述蘇格拉底之思想與情感能得圓滿之融治。若盧梭則曰：「吾心與腦似非同屬於一身。」（意謂情感與理智之相若）以與蘇格拉底相較。而聖狂之分見矣。人類偏頗之失。殆屬前定。然欲其合於人文。亦惟有戰勝此天定之缺憾。以相反之德性。相互調劑。而期於合度耳。而其目的乃安諾德 Matthew Arnold 1823-1888 所謂「觀察人生。審之諦而見其全。」（案此乃安氏歌頌希臘劇大作家蘇封克里 Gophocles 之詩句）然雖懸此格。從未有能及之者。即蘇封克里恐亦病未能也。人於簡易之事。應付得宜矣。則尙有較難者在。而其鵠的不啻在無窮之遠也。

爲實用計。合度之律 Law of Measure 乃人生之金科玉律。以其包括一切規律在內也。東方最傑出之聖人釋迦我佛。於其第一卷經開端即言「一切極端。悉爲邪道。」其有見於此。無可致疑。然論印度之全體。殊未能領受釋迦我佛之教。（即仍趨於極端）希臘可爲最合於人文之國家矣。蓋希臘人不特明著合度之律。（毋太過 Nothing too much）且審知違犯此律而悍然行事過度者。災將及之。

即在希臘。深明合度之律者。亦僅限於極少數。時或略多。然終屬少數。而無論何時何地。大多數人必不健全。以其有所偏頗也。試就商業危機之學說。引一淺顯之例。少數審慎之人。或不肯輕於行險。而大多數人常思逾本貿易。苟不有少數審慎者之約止。則必自陷於恐慌之境。而希臘文化所受太過之弊。尤有研究之價值。蓋以彼如此。其合於人文之人種。當不致無尋常應付之力。而卒致竭蹶覆亡。何哉。茲不

欲詳論此難題。所可言者。希臘人因理智上懷疑之發達。而失其從古相傳之標準。又因其不能建立一種新標準。使生活有條貫。而個人有規矩之可遵循。於是人心浮動。危險異常。簡言之。即不能持平於一致。Unity 與異致。diversity (哲學上謂之絕對與相對)之間也。希臘聰明睿智之思想家。蘇格拉底與柏拉圖其尤著者也。皆見此問題之當前。而求其解決之法。希臘人之殺蘇格拉底。正可見其不知聖狂之分耳。

柏拉圖曰。「世之所謂一。又有所謂多。有能合此二者。吾將追蹤而膜拜之。」欲「一」「多」相融洽。其事極難。恐係難之尤難者。然其重要固自在。國家之不能達此鵠的。而遂陷於危亡者。比比也。古印度之亡。亡於但知有「一」。不知有「多」。而希臘則反是。既不能得一貫之理。以約束之。乃流為輕浮柔靡。若尤溫納 Juvenal 羅馬大詩人 所狀之飢荒之希臘小人也。

【原註】此段所引柏拉圖之言。見柏拉圖語錄 Phaedrus 篇 266B。希臘人不常以合度之律與一多問題併為一談。柏拉圖其例外也。如亞里士多德論玄想之生活。以求天道之一貫。又謂道德為兩極端之中道。二說各不相涉。亞氏於此正足代表希臘人也。

今日失墜從古傳來之標準。其情形與雅典貝里克里時代正同。則古之詭辯派復昌於今日。固事之不足異者也。今世若錫婁 F. C. S. Schiller 所標榜之人文主義。實有類於比塔果拉氏 Pythagoras 491 之理智印象主義。蓋今之實驗派。亦如昔之詭辯派。然欲捨棄中心標準之訓練。而以其一

希臘能辨
識之第一人

己之思想感情爲萬事萬物之權衡。詹姆士教授 William James 曰：「夫經驗之前驅。何爲不可挾其滿足或不滿足之心而直入虛無之境。一若明月之運行於黑暗之淵乎。」見其所著「人文主義與真理」 Humanism and Faith 第十六頁 然

而日月星辰並有其前定之軌道。比塔果拉氏之徒所謂不敢踰越定數者也。欲使詹姆士教授之設喻恰當。則必使明月脫離其中樞而周游空間。隨意所之。作探奇尋異之旅行而後可。今夫執着於黑智兒

Hegel 1770—1831

德國哲學家

形而上學

玄學

之疑雲

虛無繁曠

不得其解

固毋寧從實驗派之說

猶爲彼善於此。然如詹姆士教授等之力闡極端反常之理想。而乃稱其學說爲人文主義。則誠吾儕所大惑不解者。蓋世間之不合於人文者。固未有如極端之惟一主義與極端之惟多主義之甚者也。

人心欲保持中和。則於一貫 Duty 及多端 Plurality 之間。必持精當之平衡。有時須與絕對相交接。而遵循洞鑒所得之高尚標準。有時又當知自身僅爲此大自然之無涯變動與相對存在中之一瞥而已。有時當如愛瑪生「惟神與存」有時又當如聖伯甫視自身爲一最不可捉摸之幻影。居於無涯之幻影中。夫人之可貴。固以其能與「一」爲緣。然亦當自知。吾身爲萬千現象中之一現象。若忽略現象之自我而不顧。必蹈危險。總之。人之才智機能。必當平衡而過度之自然主義。即重物主義與宗教思想。即重神主義均足以害之也。如前節所述。中世之宗教思想過強。趨於一偏。致令人性與自然。即物性間主義之隔離日遠。乃至文藝復興時代。又趨於相反之極端。既調和人性與自然。猶以爲未足。直謂二者一體。毫無分別。按

之斯賓諾沙 Spinoza 1632—1677 猶太人哲學家所著以 Ethica 一書與 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 爲最要 之名言。人在自然之中。非如一國在於

他國之內。乃部分之於全體也。彼宗教家所任其頹廢之重要機能。自然主義派起而培植之。然其他機能。則亦久棄不用而使日即萎弱。以屬於玄想生活者爲尤甚。人類操縱物質。所得甚多。然一方則沈溺於「多」之中。而約束威服其卑下之心性之「一」遂失矣。愛瑪生之詩「世有二律」云云。爲世傳誦。全首見本誌第十九期白璧德之人文主義論第六頁所引者 其教人大旨。謂吾人既不能調和人律 Law for Man 與物律 Law for Things。則當分別保持公性 Public nature 與個性 Private nature 之「重覺」double consciousness。愛瑪生又益以奇怪之想象。謂人當輪流據此二性之鞍。「如馬戲者之由一騎躍上他騎。或以兩足分立於兩馬之上」云云。

然愛瑪生所爲精神上之馬戲。不無太過。其著作中亦數數言一貫與多端。然非能調和之。而適使其成爲矛盾而已。忽而謂凡物無不相似。忽又謂凡物無相似者。而不自知其非也。愛瑪生之才性誠爲飛揚而又寧靜。然其論及個別之事物。則常蒼亂而毫無把握。使人失望。然愛瑪生生當科學物質主義盛行之時代。宣明若干重要真理。至不可沒也。愛瑪生嘗評其時代曰。

Things are in the saddle 物據鞍

And ride mankind 人爲騎。

幾於定論矣。當時之人。對於其自身及其精神之產物。如語言文學之類。不知其各自有一種定律。而與

物齊觀。治之以科學方法。以爲科學方法既能戰勝自然現象。必可收效於此也。近有人類學會會長某君。在年會演講。其發端曰：「一人之所當研究者人也。」按牛條約論 生博士之言 引用人文主義之格言。全失其本意 而無見其不合者。嗚呼。誠如是也。則彼芝加哥大學某教授。近居剛果河上一年。剛果河 Congo 爲非洲之大河。流入大西洋。 採集各式挑線戲者。行將爲人奉爲人文主義之模範矣。

人文學問之在今日。爲物質科學所侵凌。與昔之受神學之侵凌者。無殊。故須竭力爲之辯護。此乃本書之宗旨

惟吾茲當首踐前言於下章。第二章論人道主義之派培根與盧梭 中一探自然主義與人道主義之原。蓋自然主義與人道主義。在今不惟取人文主義而代之。且使今人以人文主義爲費解矣。

少年中國學會叢書

- | | |
|--|---|
| <p>人心 再版 全一冊 一元二角</p> | <p>本書是莫泊桑 (Maupassant) 最後之傑作。書中以極細膩之筆，描寫巴黎上流社會男女生活。事實極奇離，文字極沉痛，讀之發人深省。 李劫人譯</p> |
| <p>小物件 再版 全一冊 一元二角</p> | <p>本書係都德 Daudet 著名長篇，書中寫親子之愛，兄弟之愛，男女之愛，均極纏綿悱惻之致。使閱者動無窮哀感。 李劫人譯</p> |
| <p>古動物學 再版 全一冊 八角</p> | <p>全書分五部，說明動物世界依進化律次第演進之事實及有史以前人類之工藝美術風俗形貌等。挿圖豐富，敘述精當，斯學之津梁也。 周太玄譯</p> |
| <p>法國文學史 再版 全一冊 一元二角</p> | <p>本書以人物為經，以時代及文學上主義為緯，詳述十八世紀福祿特爾盧梭以來迄於今日的各作家之生平，性格，作品及其影響與勢力。 李璜編</p> |
| <p>哈孟雷特 再版 全一冊 五角</p> | <p>本書乃莎翁四大悲劇之一，述丹麥世子 Hamlet 為其父王復仇事。世子為近代文學中懷疑厭世的青年之代表。此書為研究文學者必讀之古典。 田漢譯</p> |
| <p>羅蜜歐與朱麗葉 莎翁傑作集之二 六角</p> | <p>此篇為莎氏初期的悲劇。述意國威挪拉市一段殉情的慘史。全劇僅一星期間事，而有超絕恩仇的定情與此恨綿綿的結局。莎氏劇中最哀艷之作也。 田漢譯</p> |
| <p>沙樂美 再版 全一冊 六角</p> | <p>本劇為王爾德 (Wilde) 的代表作。王氏卒後此劇風行全世界。Nazimava 夫人演為電影，亦曾兩映於上海。田君此譯，附有 Beardslev 的挿圖，益臻完美。 田漢譯</p> |
| <p>同情 再版 全一冊 三角五分</p> | <p>本書以病牀日記體寫充滿於法國社會的一種同情心，王光祈君讀此書至恨不得入法國病院養病。在吾國冷酷的社會，此書真無上之藥石也。 李劫人著</p> |
| <p>德國人的婚姻問題 新版 全一冊 二角五分</p> | <p>本書以暢達之筆，縷述德國之家庭狀況，及其組織法。於吾國煩苦于婚姻問題之青年供給許多適宜的參考資料，同時可窺見德國人戰後生活之一斑。 王光祈著</p> |
| <p>國家主義的教育 新版 全一冊 四角</p> | <p>本書立論在暢發教育救國之旨，驚醒國人大同之夢。對於最近教育界各種重大問題皆有所論列。出版以來全國動目，許為教育界之譯友。 余家菊 李璜 合著</p> |
| <p>經濟學要旨 新版 全一冊 四角</p> | <p>著者係世界著名經濟學專家，是書專為經濟學未入門者而作。全書主旨，在說明經濟學上十餘基本概念，并明其今昔之變遷。取譬設例，無一不引人入勝。法國季特教授著 李璜譯</p> |
| <p>婦人書簡 再版 全一冊 七角</p> | <p>本書為下列浮斯特 M. Prévost 的短篇小說集，以女子吐屬描摹各種社會的婦女心理，全書凡二十篇，一篇有一篇的意境，洵寫生妙手也。 李劫人譯</p> |
| <p>盲音樂家 新版 全一冊 七角</p> | <p>著者科路爾科為俄國近代最知名之文學家。盲音樂家即為其最知名的傑作。全書主旨在描寫一盲童的心理的發展及其對於人生地位的摸索的過程。著者深厚的同情心與詩一般的散文，時時在讀者的眼前閃爍著善美的光明世界。 張聞天譯</p> |
| <p>少年中國運動 新版 全一冊 五角</p> | <p>此書係王君個人對「少年中國運動」之一極意見。所謂「少年中國運動」其主旨在使中華民族復興！大別之則為「民族文化復興運動」「民族生活改造運動」。</p> |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述

學

原书空白页

漢隋間之史學

【續第三十三期】

鄭鶴聲

第四章 史家及史著中

二四 歷代史家及史著比較

上章既略述自楚漢之際至隋末歷代史家及史著之數量矣。然猶未足以語夫詳贍之統計焉。詳贍之統計必須有精密準確之稽查。而上列各表則遠愧未能。藝文所志闕略不備。無論已。即已著錄之書籍。又有不能得其詳贍之統計者。復有三端。一曰著錄而多。不知作家姓氏者。二曰知作家姓氏。而不知其屬何時代者。三曰知上兩者。而卷帙散亡。無可稽查者。故本篇所述之比較。亦求其粗似之數而已。

表十六 歷代史家及史著比較

| 【朝名】 | 【史家】 | 【史部目】 | 【史卷目】 | 【史家位次】 | 【史部位次】 | 【史卷位次】 |
|------|------|-------|-------|--------|--------|--------|
| 楚漢之際 | 三 | 九 | 四二一 | 一五 | 一一 | 一〇 |
| 兩漢 | 六六 | 一〇五 | 一四八八 | 二 | 二 | 三 |
| 三國 | 五四 | 八六 | 七四八 | 四 | 五 | 六 |

| 北魏 | 後涼 | 前秦 | 前涼 | 成漢 | 南燕 | 前燕 | 後燕 | 前趙 | 陳 | 梁 | 齊 | 宋 | 兩晉 |
|-----|----|----|----|----|----|----|----|----|-----|------|-----|------|------|
| 一五 | 一 | 三 | 四 | 一 | 五 | 四 | 一 | 二 | 一八 | 五六 | 一五 | 四六 | 一六五 |
| 二三 | 二 | 四 | 五 | 四 | 五 | 四 | 三 | 三 | 二六 | 九七 | 二五 | 八九 | 三〇二 |
| 二六八 | 二三 | 一五 | 八三 | 三四 | 二一 | 五〇 | 四一 | 一〇 | 五七八 | 三七二二 | 六二二 | 一三六七 | 二三四三 |
| 一〇 | 二〇 | 一六 | 一四 | 一九 | 二一 | 二三 | 一八 | 一七 | 八 | 三 | 九 | 五 | 一 |
| 一〇 | 二〇 | 一七 | 一四 | 一六 | 一三 | 一五 | 一九 | 一八 | 八 | 三 | 九 | 四 | 一 |
| 二一 | 一九 | 一八 | 二三 | 一六 | 一七 | 一四 | 一五 | 二〇 | 九 | 一 | 八 | 四 | 二 |

| | | | | | |
|----|----|----|------|----|----|
| 北齊 | 一九 | 三四 | 六八七 | 七 | 七 |
| 北周 | 五 | 八 | 五一 | 一二 | 一二 |
| 隋 | 二〇 | 四五 | 一〇八一 | 六 | 六 |
| | | | | | 五 |

總上表得結果如下。

(一) 史家

兩晉兩漢梁三國宋隋北齊陳齊北魏南燕北周前燕前涼楚漢之際前秦前趙後燕成漢後涼

(二) 史部目

兩晉兩漢梁宋三國隋北齊陳齊北魏楚漢之際北周南燕前涼前燕成漢前秦前趙後燕後涼

(三) 史卷目

梁兩晉兩漢宋隋三國北齊齊陳楚漢之際北魏前涼北周前燕後燕成漢南燕前秦後涼前趙

由此可得一極顯明之表示。即史家及卷部俱以兩晉爲首。兩漢次之。梁又次之。而後涼爲末。史卷則以梁爲首。兩晉兩漢次之。以前趙爲末。亦足見北方諸國之終遜於南朝各國耳。

二五 歷代時間與史家史著比較

自前表觀之。若兩漢若三國若兩晉若宋若齊若梁若陳若隋若北齊等。其史學均有研究之價值。降而至於後涼前趙等。則卑卑不足道矣。故僅就兩漢以下各朝之時間與其史家史著比較之。

| | | | | | | |
|------|------|------|-------|--------|--------|--------|
| 【朝名】 | 【時間】 | 【史家】 | 【史卷目】 | 【時間位次】 | 【史家位次】 | 【史著位次】 |
| 兩漢 | 四二七年 | 六六 | 一四八八 | 一 | 二 | 三 |

| | | | | | | |
|----|------|-----|------|---|---|---|
| 三國 | 四五年 | 五四 | 七四八 | 五 | 四 | 六 |
| 兩晉 | 一五五年 | 一六五 | 二三四三 | 二 | 一 | 二 |
| 宋 | 五九年 | 四六 | 一三六七 | 三 | 五 | 四 |
| 齊 | 二三年 | 一五 | 六一二 | 九 | 九 | 八 |
| 梁 | 五五年 | 五六 | 三七一三 | 四 | 三 | 一 |
| 陳 | 三二年 | 一八 | 五七八 | 六 | 八 | 九 |
| 隋 | 二九年 | 二〇 | 一〇八一 | 七 | 六 | 五 |
| 北齊 | 二八年 | 一九 | 六八七 | 八 | 七 | 七 |

以常理論之。一代人才之多寡。學術之昌敝。必與年時之修短相關。就上表觀之。則殊不然。何則。史家之衆莫晉若。而享祚之久遠不及漢。至梁年祚尤促。而史著獨冠於歷代。其餘各代史家史著之多寡昌衰。亦不能以時間繩律之。則其間必有故矣。吾人欲解決其故。必須了解其時代之背景云。

兩漢之時。史學初興。西漢一代著述。尙帶秘密性質。靈獻以後。漸行開放。距三國鼎立。不過數十年耳。以全體論之。固遠踰晉梁。若以此論之。則殊不及。如是而不足。與晉梁相較也。固宜。此受特殊之影響者。一三國紛擾無暇記注。約可數者。魏吳兩朝耳。晉承其後。始混宇內。自王導上元帝置史官。疏後於是干寶

之徒從事撰集。迄於南朝。史部大張。此受時勢之影響者一。

齊梁之間。史學界極其開放。而梁武元兩帝尤好史學。史稱武帝敦悅詩書。下化其上。四境之內。家有文史。又嘗造通史。謂此書若成。衆史可廢。言雖過當。宏懷可觀。歷代帝王罕一二遇。此受提倡之影響者三。魏晉史著無甚巨帙。自梁武造通史。遂有偉製。而實錄儀注之體。實起於蕭梁之間。由動至數百卷。語刺刺不能休。蓋史之原料多而成書仍未甚衆多。此受史體之影響者四。

二六 歷代存疑史家及史著

藝文志。史著作者。有不知其究係何人。如來輿或作乘輿。何茂才又作何茂林之類是也。亦有僅表爲某氏者。每不能決定其爲何時人物。則另立歷代存疑史家及史著以歸納之。(附表十八)

【姓氏】 【備考】 【部目】 【卷目】 【史著】

【姓氏】 【部目】 【卷目】 【史著】

來輿

唐志作
乘輿

二二〇 帝王本紀一〇 訪來傳一〇 (俱隋志)

何茂才

唐志作
何茂林

一一〇 續帝王世紀一〇 (隋志)

荀氏

一三 靈鬼志三 (隋志)

王秀道

唐志作
王道秀

一五〇 百官春秋五〇 (隋志)

孔氏

一四 志怪四 (隋志)

陶藻

唐志作
陶彥藻

一三〇 職官要錄三〇 (隋志)

郭氏

一一 漢武洞冥記一 (隋志)

張萬賢

唐志作
段系

一一二 莫蕃可錄二 (隋志)

殖氏

一三 志怪三 (隋志)

| | | | | | | |
|-----|--------|-----|-------------|----|----|--------------|
| 張隱 | 唐志作張隱 | 一五〇 | 文士傳五〇(隋志) | 謝氏 | 一一 | 鬼神列傳一(隋志) |
| 褚覲 | 唐志作褚結 | 一一 | 褚氏家傳一(隋志) | 孟氏 | 二五 | 七賢傳五(隋志) |
| 劉協 | 唐志作劉彤 | 一六〇 | 千寶晉紀注六〇(隋志) | 崔氏 | 一一 | 崔氏五門家傳一(隋志) |
| 諸葛耽 | 唐志作諸葛忱 | 一一〇 | 帝錄一〇(隋志) | 姚氏 | 一一 | 周齊王家傳一(隋志) |
| 阮昇之 | 唐志作阮敘之 | 一一 | 南兖州記一(隋志) | 王氏 | 一二 | 爾朱家傳二(隋志) |
| 張光祿 | | 一一 | 華山精舍記一(隋志) | 高氏 | 一八 | 列女傳八(隋志) |
| 閔先生 | | 一二 | 閔象傳二(隋志) | 何氏 | 一一 | 姓苑一(隋志) |
| 李氏 | | 一三 | 益州記三(隋志) | 段氏 | 一〇 | 蜀記卷亡(寰宇記) |
| 戴氏 | | 一一 | 宋武北征記一(隋志) | 楊氏 | 一〇 | 南裔異物志卷亡(水經注) |
| 張氏 | | 一一 | 江圖一(隋志) | 辛氏 | 一〇 | 三秦記卷亡(通典) |
| 劉氏 | | 一二 | 江圖二(隋志) | 孫氏 | 一〇 | 系本卷亡(史記索隱) |
| 李氏 | | 一一 | 太上真人內傳一(隋志) | 賀氏 | 一二 | 會稽太守像贊二(唐志) |

總上表得結果如下。(一)史家三三 (二)史部目三四 (三)史卷目二七七

此外更有史家確有姓名可考而一時不能檢得其究屬何時代者則并錄之以便讀者隨時指出(附

表十九

| 【姓名】 | 【部目】 | 【卷目】 | 【史著】 | 【姓名】 | 【部目】 | 【卷目】 | 【史著】 |
|------|------|------|---------------|------|------|------|-------------------|
| 毛范 | 一 | 一 | 呂布本事一(隋志) | 史筌 | 一 | 〇 | 武昌記卷亡(水經注) |
| 李穆叔 | 二 | 一一 | 趙李家儀一〇錄一(隋志) | 伍端休 | 一 | 〇 | 江陵記卷亡(御覽) |
| 郭演 | 一 | 一〇 | 職令百官古今注一〇(隋志) | 崔元山 | 一 | 〇 | 瀨鄉記卷亡(文選注) |
| 江左 | 一 | 五 | 甲辰儀五(隋志) | 蕭子開 | 一 | 〇 | 建安記卷亡(寰宇記) |
| 梁修端 | 一 | 二 | 文儀二(隋志) | 邱淵之 | 二 | 〇 | 征齊道里記卷亡文章錄卷亡(世說注) |
| 釋曇爰 | 一 | 五 | 供傳書儀五(隋志) | 徐齊民 | 一 | 〇 | 北征記卷亡(續漢書注) |
| 陳英宗 | 一 | 一 | 陳留先賢傳讚一(隋志) | 孟輿 | 一 | 〇 | 北征記卷亡(初學記) |
| 楊暉 | 一 | 三〇 | 華夷帝王世紀三〇(隋志) | 蕭肅 | 一 | 二一 | 合史二〇錄二(新唐志) |
| 姚恭 | 一 | 三〇 | 年歷帝紀三〇(隋志) | 華延儒 | 一 | 〇 | 洛陽記卷亡(書題解錄) |
| 潘傑 | 一 | 三 | 王霸記三(隋志) | 盧惠道 | 一 | 〇 | 西征記卷亡(寰宇記) |
| 何仲熙 | 一 | 八 | 秦書八(隋志) | 張充之 | 一 | 〇 | 吳興山墟名卷亡(寰宇記) |
| 蕭世誠 | 一 | 二 | 荆南地志二(隋志) | 顧微 | 二 | 〇 | 吳縣記卷亡廣州記卷亡(文選注) |

| | | | | | | | |
|-----|---|----|-----------------|-----|---|----|---------------|
| 郭仲彥 | 一 | ○ | 湘州記卷亡(隋志) | 董覽 | 一 | ○ | 吳地記卷亡(初學記) |
| 劉璆 | 一 | 一一 | 京師寺塔記二(隋志) | 顧長生 | 一 | ○ | 三吳土地記卷亡(寰宇記) |
| 虞孝敬 | 二 | 一一 | 廣梁南徐州記五高僧傳六(隋志) | 朱思祖 | 一 | 一 | 說仙傳一(隋志) |
| 李叔布 | 一 | 四 | 齊州記四(隋志) | 華存 | 一 | 一 | 清虛真人王君內傳一(隋志) |
| 薛泰 | 一 | 一 | 輿駕東行記一(隋志) | 周季通 | 一 | 一 | 蘇君記一(隋志) |
| 袁休明 | 一 | ○ | 巴蜀志卷亡(水經注) | 王延秀 | 一 | 八 | 感應記八(隋志) |
| 徐靈期 | 一 | ○ | 南嶽卷亡(藝文類聚) | 王曼穎 | 一 | 一 | 補續冥祥記一(隋志) |
| 張曜 | 一 | ○ | 中山記卷亡 | 蕭鐸 | 一 | ○ | 研神記一(隋志) |
| 薛瑒 | 一 | ○ | 異物志卷亡(一切音義) | 侯君素 | 一 | 一五 | 旌異記一五(隋志) |
| 陳邠暢 | 一 | 一 | 異物志一(唐志) | 劉質 | 一 | 二 | 近異錄二(隋志) |
| 曹叔雅 | 一 | ○ | 異物志卷亡(藝文類聚) | 邱武侯 | 一 | 二 | 莫蕃可錄新注二(隋志) |
| 任預 | 一 | ○ | 益州記卷亡(續郡國志注) | 賀蹤 | 一 | 一○ | 雜傳一(隋志) |
| 裴淵 | 一 | ○ | 廣州記卷亡(水經注) | 高範 | 一 | 三 | 荆揚先賢傳三(北堂書鈔) |
| 臧烈 | 一 | ○ | 湘州記卷亡(御覽) | 華陽 | 一 | 一 | 廣陵烈士傳一(唐志) |

| | | | | | | | |
|-----|---|---|-------------|-----|---|----|-------------|
| 姚文蔚 | 一 | ○ | 交州記卷亡(寰宇記) | 嚴粲 | 一 | 三 | 梁武帝大捨三(隋志) |
| 解道康 | 一 | ○ | 齊地記卷亡(御覽) | 釋惠皎 | 一 | 一四 | 高僧傳一四(大唐內典) |
| 黃義仲 | 一 | ○ | 十三州記卷亡(水經注) | 殷敬 | 一 | 三 | 殷氏家傳三(唐志) |
| 鄧德明 | 一 | ○ | 南康記卷亡(水經注) | 僧道宗 | 一 | 三二 | 續高僧傳三二(唐志) |
| 劉道真 | 一 | ○ | 錢塘記卷亡(後漢書注) | 虞覺 | 一 | 五 | 虞氏家傳五(隋志) |
| 紀義 | 一 | ○ | 宣城記卷亡(文選注) | 楊楞伽 | 一 | 二 | 鄴都故事二(通典) |
| 王烈之 | 一 | ○ | 安城記卷亡(初學記) | 盧公範 | 一 | ○ | 饋餉儀卷亡(御覽) |

總上表得結果如下。(一)史家六六 (二)史部目六九 (三)史卷目二七一

二七 歷代存書目錄

此類書目不識作者姓氏。然據隋書經籍志所載則為漢隋間之史著無疑亦不容埋沒故立茲篇以完之。

(一)正史類 部目一 卷目五

史記音隱五(補志)

(二)古史類 部目三 卷目一八

竹書紀年一二(隋志) 竹書同異一(隋志) 晉錄五(唐志)

(三)雜史類 部目一八 卷目一〇一

周書一〇 古文瓌語四 吳越記六 小史八 宋中興伐逆事二 梁帝紀七 梁太清錄八 梁末代記一 童語一二 帝王諸侯

世略一一 歷代記三二(俱隋志) 獻帝傳卷七(三國志注) 漢末傳卷七(北堂書鈔) 魏世譜卷七(文選注) 晉世譜卷七 徐江州本事卷

亡 石崇本事卷七(俱世說注) 王閔本事卷七(御覽)

(四)霸史類 部目二 卷目二〇

拓跋涼錄一〇 纂錄一〇(俱隋志) 鄴洛鼎峙記一〇(唐志)

(五)起居注類 部目六一 卷目一〇三六

穆天子傳六(隋志) 長樂宮注卷七(補志) 漢獻帝起居注五 永平元康永康起居注六 惠帝起居注二 晉元康起居注一 晉建

武大興永昌起居注九 晉元康起居注一 永嘉建興起居注七 晉咸康起居注二 晉永和起居注一七 晉建元起居注四

晉延安起居注三二 晉泰和起居注六 晉升平起居注一〇 晉寧康起居注六 晉隆安起居注一〇 晉隆和興寧起居注五 晉

隆安起居注一〇 晉元興起居注九 晉泰和起居注二五 晉元熙起居注二 流別起居注三七 晉義熙起居注一七(俱隋志) 晉

武帝起居注卷七 晉康帝起居注卷七(俱北堂書鈔) 晉孝武起居注卷七(藝文類聚) 晉永安起居注卷七(初學記) 晉宋起居注鈔五一

晉宋先朝起居注二〇等 崇寧起居注一〇 宋景平起居注三 宋元嘉起居注五五 宋永初起居注一〇 宋大明起居注一五

景和起居注四 宋孝建起居注一〇 宋太始起居注一九 宋泰豫起居注四 明帝在蕃注三 昇明起居注六 宋成徽起居注二〇 建元起居注一二 隆昌延興建武起居注四(俱隋志) 宋起居注卷亡(初學記) 齊永明起居注二五(隋志) 梁天監起居注卷亡(御覽) 梁大同起居注一〇 中興起居注四 陳永定起居注八 陳天嘉起居注二三 陳大建起居注五六 陳至德起居注四 陳天康光大起居注一〇 後魏起居注三三六 後周起居注三 陳起居注四一 南燕起居注一 隋開皇起居注六〇(俱隋志) 前燕起居注卷亡(史通) 桓玄起居注卷亡(補志)

(六)舊事類 部目二七 卷目二三四

漢武帝故事二 西京雜記二 漢魏吳蜀舊事八 晉朝雜事二 晉宋舊事一三五 晉要事三 晉故事四三 晉建武故事一 晉八王故事一〇 大司農陶公故事三 桓玄故事三 鄒太尉爲尙書令故事三 晉東宮舊事一〇 秦漢以來舊事一〇 天正舊事三 皇儲故事二 開業平陳記二〇(俱隋志) 永平故事三 晉泰始太康故事八 晉氏故事三 晉諸雜故事 晉雜議一〇 華林故事名一 晉太始太康故事五(俱唐志) 魏武故事卷亡(魏志注) 江東舊事卷亡(水經注) 鄴城故事卷亡(御覽) 諸葛故事卷亡(初學記) 漢雜事卷亡(文選注) 京兆舊事卷亡(羣輔錄) 咸寧三年武皇帝故事卷亡 東關故事卷亡 咸寧故事卷亡 晉故事三〇(俱晉書各傳) 隆安故事卷亡(宋書) 秦故事卷亡(類聚)

(七)職官類 部目四〇 卷目一〇一

漢官目錄卷亡 漢官名秩卷亡(俱續漢注) 百官階次卷亡 咸熙元年百官名卷亡 晉武帝百官名卷亡(俱魏志) 晉百官儀服餘五

(文錄) 晉百官名三〇 魏晉百官名五 百官春秋名二〇 晉官屬名四(俱隋志) 晉武帝太始官名卷七 晉懷帝永嘉官名卷七

(俱御覽) 元康百官名卷七(通典) 明帝東宮寮屬名卷七 晉東宮官名卷七 征西寮屬名卷七 庾亮寮屬名卷七 庾亮參佐名卷七

齊王官屬名卷七 大司馬寮屬名卷七 永嘉流人名卷七 王朝目錄卷七(俱世說注) 晉過江人士目一 登城三戰簿三 魏官

品令一 梁百官人名一五(俱唐志) 晉官品令卷七(初學記) 齊職儀五 梁勳選格一 梁官品格一 百官階次三 新定將軍名

一 吏部用人格一 梁尚書職制儀注四一 陳百官簿狀二 陳將軍簿一(俱隋志) 晉百官表一(裴注) 晉百官公卿表卷七(六典)

己亥格卷七(晉書陳頌傳) 甲午制卷七(晉書王戎傳)

(八)儀注類 部目六四 卷目一八三三

晉雜儀注一一 晉尚書儀一〇 封禪儀八 宋尚書雜儀一八 宋雜儀一〇 宋儀注二〇 宋南郊親奉家儀注卷七 雜凶禮四二

雜儀注一八〇 陳尚書雜儀注五五〇 陳軍禮六 陳吉禮二七一 陳賓禮六五 雜嘉禮三八 後魏儀注五〇 後齊儀注二九〇

晉鹵簿圖一 汝南君諱議二 國親皇太子序親簿一 齊鹵簿儀一 鹵簿儀一 陳鹵簿儀一 嚴植之儀二 言語儀一 諸衛

左右廂旗圖樣一五 要典雜事五〇 婦人書儀八 宋長沙檀太妃薨弔答書一九(俱隋志) 晉尚書儀曹事九 晉尚書儀曹吉禮

注三 晉儀注三九 晉證議八 晉簡文證議四 晉雜儀注二 陳雜儀注六 梁大行皇帝崩儀注八 陳雜儀注凶儀二三 陳諸

帝后崩儀注五 北齊皇太后喪禮一〇 諸王國雜儀注一〇 冠婚儀四 魏氏郊立三 皇室書儀七(俱唐志) 晉先聖儀注卷七

宋藉田儀注卷七 宋太廟蒸嘗儀注卷七 梁五經藉田儀注卷七 梁五禮先聖儀注卷七(俱宋書注) 幸未令書卷七 成寧注卷七

(俱晉書禮志) 晉元康儀卷亡(舊文類聚) 皇后親蠶儀卷亡(御覽) 漢禮器制度卷亡(禮儀注) 宋廢帝元徽儀注卷亡 齊永明儀注卷亡 梁東宮元會儀注卷亡 梁太子喪禮七 梁尚書儀曹儀注一八 梁大行皇帝崩儀注一 陳元會儀注卷亡 陳南郊明堂儀注卷亡(俱通典)

(九) 刑法類 部目二一九 卷目五三五

晉雜議一〇 晉彈事一〇 南召奏議三三 漢名臣奏事三〇 魏主奏事一〇 魏廷尉決事一一 晉駁事四 晉雜制六〇 晉刺史六條制一 齊五服制一 晉令四四 梁令三一 梁科三〇 陳新制六〇 隋律一二 隋大業律一一 隋大業令三〇 隋開皇令三一 後魏律二〇 北齊律二三 北齊令五〇 北齊權令二 周律二五 周大統式三(俱隋志) 漢諸王奏事一〇 廷尉駁事一一 (俱唐志) 魏晉律令卷亡(唐六典) 魏武制度卷亡 後魏職令卷亡(俱御覽)

(十) 雜傳類 部目二七四 卷目二九三

四海耆舊傳一 會稽先賢像贊五 蜀文翁學堂像題記二 海內士品七 漢世要紀一 悼善傳一七 先賢集七 零陵先賢傳一 交州先賢傳一 徐州先賢傳一 續益部耆舊傳二 諸國清賢傳一 廬江七賢傳二 濟北先賢傳一 海內名士傳二 太始先賢傳卷亡 高隱傳一〇 止足傳一〇 孝子傳略二 孝友傳八 雜傳一一 太原王氏家傳二三 薛常侍家傳一 韋氏家傳一 何顛使君家傳一 陸史一一五 孔氏家傳五 暨氏家傳一 列女傳要錄三 令狐氏家傳一 新舊傳四 漢南家傳一 何氏家傳三 美婦人傳六 李氏家傳一 桓氏家傳一 王郎王肅家傳一 洞仙傳一〇 養性傳二 集仙傳一〇 續異苑一〇 靈異

- 錄一〇 真應記一〇 道學傳二〇 祥瑞記三 靈異記一〇 周氏冥通記一 神異記卷七 漢武內傳三 仙人許遠遊傳一 王喬傳一 毋立儉記卷七 孔子弟子先儒傳一〇 東方朔傳八 曾參傳一 法顯傳一 仙人馬君陰君內傳一 太極左仙公葛君內傳一 正一真人張君內傳一 清虛真人裴君內傳一 梁故草堂法師傳一 靈人辛元子自序一 華陽子自序一 嵩高寇天師傳一 南嶽夫人內傳一(俱隋志) 益州耆舊傳雜記一二 吳國先賢傳贊三 邵氏家傳一〇 諸王傳一 李固別傳七 梁冀傳二 何顒傳二(俱唐志) 南海先賢傳卷七 豫章耆舊傳卷七 嚴氏家傳卷七 嵇氏家傳卷七 庾亮別傳卷七 顏含別傳卷七 王湛別傳卷七 傅咸別傳卷七 王允別傳卷七 盧植別傳卷七 葛洪別傳卷七 鄒衍別傳卷七 蔡邕別傳卷七 孫略別傳卷七 邊讓別傳卷七 杜祭酒別傳卷七 吳猛別傳卷七(俱北堂書鈔) 青州先賢傳卷七 鍾離意別傳卷七(俱續漢書) 漢末名士錄卷七 荀彧別傳卷七 荀勗別傳卷七 鄭元別傳卷七 程曉別傳卷七 孫資別傳卷七 吳質別傳卷七 潘尼別傳卷七 潘岳別傳卷七 劉廙別傳卷七 郭泰別傳卷七 盧諶別傳卷七 任嘏別傳卷七 華陀別傳卷七 趙雲別傳卷七 費禕別傳卷七 孫惠別傳卷七 盧君別傳卷七 虞翻別傳卷七 陸機雲別傳卷七(俱三國志注) 趙吳郡行狀卷七 江左名士傳卷七 袁氏家傳卷七 顧愷之家傳卷七 謝車騎家傳卷七 王祥家傳卷七 郝鑒別傳卷七 王乂別傳卷七 桓彝別傳卷七 王丞相別傳卷七 阮光祿別傳卷七 劉尹別傳卷七 范宣別傳卷七 王獻之別傳卷七 王恭別傳卷七 司馬徽別傳卷七 向秀別傳卷七 衛玠別傳卷七 顧和別傳卷七 王含別傳卷七 孫放別傳卷七 庾翼別傳卷七 桓溫別傳卷七 顧愷之別傳卷七 王長史別傳卷七 王中郎別傳卷七 郝超別傳卷七 王胡之別傳卷七 王司徒傳卷七 鍾雅別傳卷七 陸玩別傳卷七 江淳傳卷七 殷浩別傳卷七 王珉別傳卷七

王敦別傳卷亡 謝鯤別傳卷亡 王述別傳卷亡 謝元別傳卷亡 樊英別傳卷亡 左思別傳卷亡 郭謨別傳卷亡 諸葛恢別傳卷亡 周顛別傳卷亡 孔愉別傳卷亡 蔡司徒別傳卷亡 王彪之別傳卷亡 羅府君別傳卷亡 祖約別傳卷亡 阮孚別傳卷亡 羊曼別傳卷亡 石勒傳卷亡 王彬別傳卷亡 王舒傳卷亡 王澄別傳卷亡 王邃別傳卷亡 卞壺別傳卷亡 虞光祿傳卷亡 郗愔別傳卷亡 陳達別傳卷亡 賀瑁別傳卷亡 桓冲別傳卷亡 桓豁別傳卷亡 周處別傳卷亡 賈充別傳卷亡 郗曇別傳卷亡 范汪別傳卷亡 蔡充別傳卷亡 司馬晞傳卷亡 王雅別傳卷亡 荀粲別傳卷亡 司馬無忌傳卷亡 高坐別傳卷亡 浮圖澄別傳卷亡 支遁傳卷亡(俱世說注) 楊雄家謀卷亡 陶氏家傳卷亡 竇氏家傳卷亡 顏延之家傳卷亡 李邵傳卷亡 夏仲御別傳卷亡 孟嘉別傳卷亡 葛仙公別傳卷亡 劉根別傳卷亡 陳武別傳卷亡 孫登別傳卷亡 王廙別傳卷亡 許遜別傳卷亡 郭翻別傳卷亡 諸葛恪別傳卷亡 許邁別傳卷亡 蔡琰別傳卷亡 王蘊別傳卷亡 王濛別傳卷亡 張載別傳卷亡 關衡別傳卷亡 張華別傳卷亡 蒲元傳卷亡 羅含別傳卷亡 裴楷別傳卷亡 婁承別傳卷亡 馬融別傳卷亡 故綜別傳卷亡 衝波傳卷亡 杜蘭香別傳卷亡 孔融別傳卷亡 荀采傳卷亡 魯女生別傳卷亡 陶侃傳卷亡 董正別傳卷亡 王威別傳卷亡(俱藝文類聚) 錄異傳卷亡 王嘏別傳卷亡 桓楷別傳卷亡 傅宜別傳卷亡 孟宗別傳卷亡 許肅別傳卷亡 庾亮別傳卷亡 趙穆別傳卷亡(俱初學記) 李先

生傳卷亡 顏脩內傳卷亡 石虎別傳卷亡 雷煥別傳卷亡 徐邈別傳卷亡 羊祜別傳卷亡 張純別傳卷亡 桓石秀別傳卷亡

祖逖別傳卷亡 江祚別傳卷亡 陸續別傳卷亡 管寧別傳卷亡 何晏別傳卷亡 傅嘏別傳卷亡 何禎別傳卷亡 趙至別傳卷亡

智瓊傳卷亡 潘勗別傳卷亡 諸葛亮別傳卷亡 張衡別傳卷亡 曹植別傳卷亡 李陵別傳卷亡 王祥別傳卷亡 江濛別傳卷亡

趙歧別傳卷亡 李燮別傳卷亡 潘京別傳卷亡 曹肇傳卷亡 楊彪別傳卷亡 張蕪別傳卷亡 馬鈞別傳卷亡 賈逵別傳卷亡

桓譚別傳卷亡 徐延年別傳卷亡(俱御覽) 琅邪王氏家傳卷亡 孫氏世錄卷亡 明先生傳卷亡 陳實別傳卷亡(俱文選注) 武陵

先賢傳卷亡(水經注) 沈氏家傳卷亡 陳氏家傳卷亡(俱寰宇記) 祖氏家傳卷亡(姓纂)

(十一)地理類 部目一〇四 卷目五五二

洛陽記四 洛陽宮殿簿一 交州以南外國傳卷亡 日南傳一 古今地譜二 元康三年地記六 司州記二 廬山南嶽雲精舍

記一 廟記一 巴蜀記一 元康六年戶口簿記三 元嘉六年地記三 九州郡縣名九 湘州圖副記一 張騫出關志一 西京

記三 慧生行傳一 山海經音卷亡 京師錄七 林邑國記一 并帖省置諸郡舊事一 尋江源記一 涼州異物志卷亡 男女二

國傳一 後園記一 水飾圖二〇 突厥所出風俗事一 江表行記一 甌閩傳三 國都城記二 淮南記一 北荒風俗記二 大魏

諸州記二 古來國名二 諸番風俗記二 大隋翻經法師外國傳五 趙記一〇 魏聘使行記六 隋諸州郡國土風俗物產二五

代都略記三 朝覲記六 并州總管內諸州圖一 州郡縣簿七 隋區宇圖志二二九 西域道里記一 諸蕃國記一七 周地

圖經一〇九 幽州圖經一 冀州圖經一(俱隋志) 洛陽官舍記卷亡 漢宮闕疏卷亡 吳郡緣海四縣記卷亡 巴蜀異物志卷亡 南

方異物志卷亡 甘州記卷亡 東征記卷亡 雍州圖經卷亡 宣城郡圖經卷亡 齊州圖經卷亡 洛陽圖經卷亡 上谷圖經卷亡

丹陽郡圖經卷亡 宏農郡圖經卷亡 四海圖卷亡 蜀郡圖經卷亡 歷陽縣郡圖經卷亡 江都圖經卷亡 長安圖卷亡 河南郡圖

經卷亡 東郡圖經卷亡(俱文選注) 後魏洛陽記四 漢宮闕簿三 左今地名三 西河舊事一(俱唐志) 洛陽故宮記卷亡 晉宮闕

名卷亡 河南十二縣境簿卷亡 鄒山記卷亡 名山路記卷亡 交州外域記卷亡 仇池記卷亡 括地圖卷亡 外國圖卷亡 荊州圖副記卷亡(俱水經注) 漢宮殿名卷亡 太康地記卷亡 南中八郡志卷亡 湘州梁陽郡記卷亡 始安郡記卷亡(俱後漢注) 三輔宮殿名卷亡 荊州土地志卷亡(俱藝文類聚) 吳郡臨海記卷亡 分吳會丹陽三郡記卷亡 隴西記卷亡 蘇州記卷亡(俱御覽) 會稽郡十縣地記卷亡 上黨記卷亡 江乘地記卷亡 洛州記卷亡(俱初學記) 太山記卷亡 會稽舊記卷亡 輿地圖卷亡(俱史記注) 秦地圖卷亡(漢書地理志) 建康宮殿簿卷亡(史通)

(一一)譜系類 部目七八 卷目一四八

世本王侯大夫譜二 後齊宗譜一三 齊帝譜屬一〇 益州譜三〇 百家譜世統一〇 冀州姓族譜九 後魏皇帝宗族譜四 吉州諸姓譜八 魏孝文帝列姓宗譜一 氏族要狀一五 江州諸姓譜一一 袁州諸姓譜八 復姓苑一 諸州雜譜八 揚州譜鈔五 齊永元中表簿五 京兆韋氏譜二 蘇氏譜一 謝氏譜一〇 楊氏血脈譜二 楊氏家譜一 楊氏支分譜一 楊氏譜一 北地傅氏譜一 竹譜一 錢圖一(俱隋志) 世本別錄一 世本譜二 梁大同四年表簿三 梁親表簿五 後魏方司格一 周宇文氏譜一(俱唐志) 庾氏譜卷亡 孫氏譜卷亡 阮氏譜卷亡 孔氏譜卷亡 劉氏譜卷亡 陳氏譜卷亡 王氏譜卷亡 郭氏譜卷亡 崔氏譜卷亡 諸葛氏譜卷亡(俱三國志注) 華氏世本卷亡 顧氏譜卷亡 虞氏譜卷亡 衛氏譜卷亡 魏氏譜卷亡 周氏譜卷亡 吳氏譜卷亡 羊氏譜卷亡 許氏譜卷亡 桓氏譜卷亡 馮氏譜卷亡 張氏譜卷亡 荀氏譜卷亡 祖氏譜卷亡 殷氏譜卷亡 陸氏譜卷亡 曹氏譜卷亡 李氏譜卷亡 袁氏譜卷亡 索氏譜卷亡 戴氏譜卷亡 賈氏譜卷亡 郝氏譜卷亡 郝氏譜卷亡 郝氏譜卷亡 韓氏譜卷亡 穉

氏譜卷七 司馬氏譜卷七(俱世說注) 路氏譜卷七 杜氏譜卷七(俱史記注) 應世譜卷七 吳氏譜卷七(俱後漢注) 蔡氏譜卷七(文選注)
 陽氏譜卷七(水經注)

(一二三)簿錄類 部目一五 卷目五〇

晉義熙以來新集目錄三 魏闕書目錄一 陳天嘉六年壽安殿四部目錄四 陳德教殿四部書目四 開皇四年四部目錄四 陳承香殿五經史記目錄二 香廚四部書目四 隋大業正御書目九 陳秘閣圖書法書目錄一 法書目錄六 名手畫錄一 開皇八年四部目錄四 雜儀注目錄四 正流論一 書品二(俱隋志)

總上表得結果如下。(一)史部目七三一 (二)史卷目四九三五
 由是可得漢隋間史著部卷之總結結果爲一六四二部一八二九五卷云(附表二十)

| 【朝名】 | 【史部目】 | 【史卷目】 |
|------|-------|-------|
| 楚漢之際 | 九 | 四二一 |
| 兩漢 | 一〇五 | 一四八八 |
| 三國 | 八六 | 七四八 |
| 兩晉 | 三〇二 | 二三四三 |
| 宋 | 九八 | 一三六七 |
| 成漢 | 四 | 三四 |
| 前涼 | 五 | 八三 |
| 前秦 | 四 | 一五 |
| 後涼 | 二 | 一二 |
| 北魏 | 二三 | 二六八 |

| | | | | | |
|----|----|------|------|-----|------|
| 齊 | 二五 | 六二二 | 北齊 | 三四 | 六八七 |
| 梁 | 九七 | 三七二二 | 北周 | 八 | 五一 |
| 陳 | 二六 | 五七八 | 隋 | 四五 | 一〇八一 |
| 前趙 | 三 | 一〇 | 存疑書目 | 三四 | 二七七 |
| 後燕 | 三 | 四一 | 又 | 六九 | 二七一 |
| 前燕 | 四 | 五〇 | 存書目錄 | 七三一 | 四九三五 |
| 南燕 | 五 | 二一 | | | |

案隋書經籍志史部著錄存書凡一、三、二、六、四、卷通計、亡、目、增至、一、六、五、五、八、卷。以漢書藝文志史著四一、一卷相較則前者當超出三十有二倍。後者至四十倍。任公所云蓋據後者言之。其實漢隋間史著量之衆多尙不止此數。卽以上舉略似之數一八、二、九五卷較之乃不下四十有五倍矣。

二八 隋志史著部卷目比較

隋志分部純以著書之體例爲單位。若就其著錄之史著部目及卷目之數量比較之。可知其時代以某類史著爲最發達。而某類則否。更進而推求其發達與否之故。亦至有趣之一事也。茲姑以隋志著錄之原數比較如次（附表二十二）

| | 【類別】 | 【存部目】 | 【位次】 | 【通計亡目】 | 【位次】 | 【類別】 | 【存卷目】 | 【位次】 | 【通計亡目】 | 【位次】 |
|-----|------|-------|------|--------|------|------|-------|------|--------|------|
| 正史 | 正史 | 六七 | 四 | 八四 | 三 | 正史 | 三〇八四 | 一 | 四〇三〇 | 一 |
| 古史 | 古史 | 三四 | 九 | 〇 | 〇 | 古史 | 六六七 | 八 | 〇 | 〇 |
| 雜史 | 雜史 | 七二 | 三 | 七三 | 四 | 雜史 | 九一七 | 六 | 九三〇 | 五 |
| 霸史 | 霸史 | 二七 | 二 | 三二 | 九 | 霸史 | 三三五 | 二 | 三四六 | 九 |
| 起居注 | 起居注 | 四四 | 六 | 〇 | 〇 | 起居注 | 一一九九 | 五 | 〇 | 〇 |
| 舊事 | 舊事 | 二五 | 一 | 〇 | 〇 | 舊事 | 四〇四 | 九 | 〇 | 〇 |
| 職官 | 職官 | 二七 | 一 | 三六 | 七 | 職官 | 三三六 | 一 | 四三三 | 七 |
| 儀注 | 儀注 | 五九 | 五 | 六九 | 五 | 儀注 | 二〇二九 | 二 | 三〇九四 | 二 |
| 刑法 | 刑法 | 三五 | 八 | 三六 | 七 | 刑法 | 七二二 | 七 | 七二六 | 六 |
| 雜傳 | 雜傳 | 二二七 | 一 | 二二九 | 一 | 雜傳 | 一二八六 | 四 | 一五〇三 | 三 |
| 地理 | 地理 | 一三九 | 二 | 一四〇 | 二 | 地理 | 一四三三 | 三 | 一四三四 | 四 |
| 譜系 | 譜系 | 四一 | 七 | 五三 | 六 | 譜系 | 三六六 | 一〇 | 三八〇 | 八 |
| 簿錄 | 簿錄 | 三〇 | 一〇 | 〇 | 〇 | 簿錄 | 二二四 | 一三 | 〇 | 〇 |

總上兩表得結果如下。

(一) 史部位次 雜傳 地理 雜史 正史 儀注 起居注 譜系 刑法 古史 簿錄 職官 霸史 舊事

(二) 史卷位次 正史 儀注 地理 雜傳 起居注 雜史 刑法 古史 舊事 譜系 職官 霸史 簿錄

更可顯比之如下。

(一) 部卷相當者……霸史 職官

(二) 部高於卷者……雜史 雜傳 地理 譜系 簿錄

(三) 卷高於部者……正史 古史 起居注 舊事 刑法 儀注

(四) 部卷相反者……正史 雜傳

就此四則得一通例。即部次之高於卷次者。則其間多屬小錄。否則必多巨製。前者如荆棘。後者如喬幹。前者如培塿。後者如邱嶽。前者如溪澗。後者如江河。蓋前者如雜史、雜傳之屬。部目叢雜。篇帙實寡。薄物細故。取材未宏。故多不足。為史家之輕重。後者若正史、古史之屬。則反是。部目簡少。卷帙獨富。巨典喬皇。蔚然可觀者矣。

復次。霸史與職官部卷相當。無論已。而正史、雜傳兩項。其部卷位次。適得其反。則雜傳可為前項史著之代表。而正史則為後項史著之代表。隋志稱雜傳作者甚衆。名目轉廣。又云。一代之記。至數十家。蓋此等

史著。僅錄聞見。混成一書。其爲之也。易。故成之者衆。若正史之屬。則不然。必先廣求異說。採摭羣言。然後能成一家之言。傳之不朽。非可率爾操觚爲之。實難成者。亦寡。故當時著述。前者多而後者少焉。雖然。偏記小錄。皆爲正史之主要原料。此以等載籍隨時地而爲之。於一時代或一地方之政治風俗。以及人情習慣。靡不備錄。實足爲作史家筆削之資。而隋志以傳聞不同。少之以舛駁。不知異同之間。正足爲史家作史考覈之助。否則同屬一家之言。毫無出入之處。則何以能殫見洽聞。博而無遺者乎。若夫正史之作。則並當代雅言。事罕僻邪。體制雖簡。載筆實豐。固史著之正則。抑亦治史者之首要矣。

一九 隋志四部部卷目比較

史部。成立較經子爲獨晚。而所以致晚之故。前已述及之矣。雖然。自唐武德五年^{西六二}徵收圖籍。其四部之見存者。爲一、四、四、六、六、部。八、九、六、六、卷。其史部部目。雖遜於經子。而史卷之數。則遠過之云。（附表二十二）

| | 【類別】 | 【存部目】 | 【位次】 | 【通計亡目】 | 【位次】 | 【類別】 | 【存卷目】 | 【位次】 | 【通計亡目】 | 【位次】 |
|---|------|-------|------|--------|------|------|-------|------|--------|------|
| 經 | | 六二七 | 三 | 九五〇 | 二 | 經 | 五三七一 | 四 | 七二九〇 | 三 |
| 史 | | 八一七 | 二 | 八七四 | 三 | 史 | 一三二六四 | 一 | 一六五五八 | 一 |
| 子 | | 八五三 | 一 | 〇 | 〇 | 子 | 六四三七 | 三 | 〇 | 〇 |

集

五五四

四

一一四六

一

集

六六二二

二

一三三九〇

二

吾人若論漢隋間各種學術_{部四}發達之程序。則當以經子爲先輩。而史學其後進也。且其精神亦迥不同。譬之國家。史學爲新起之國家。而經子之學。則陷於老大之地位。譬之民族。史學爲新興之民族。而經子之學。則不啻老大民族。此種新精神。常能超越舊精神。取而代之。如美以後起而勝歐。遼金以崛起駕漢人。蓋新精神。雖出於舊精神。而脫胎換骨。每化朽腐爲神奇。濯淖汙濁之中。矚然泥而不滓。其發也磅礪。焜赫如怒潮。旭景再接再厲。如銜馬敵。兵皆不可驟當。孔子曰。後生可畏。此之謂也。

第五章 史家及史著下

漢隋間正史之作。已如前述。而史氏流別。殊途並騫。以類相從。咸有其目。約而論之。則其間有發軔之事業。三。一曰史注之發軔。二曰史評之發軔。三曰史鈔之發軔。復有發達之事業。三。一曰譜牒之發達。二曰方志之發達。三曰紀傳之發達。凡此諸作。轉相承述。或自我作故。前無師說。或更進前哲。發榮滋長。以成中國史學界之策源地。分述如次。

三十 史注之發軔

注釋之例有二。一曰注。訓詁曰注。事實應裴已開其端。

中國歷史研究法注釋有二。一曰注訓詁。如裴駙、徐廣等之於史記、應劭、如淳等之於漢書。二曰注事實。如裴松之於三國志。前者於史蹟無甚關係。後者則與本書相輔矣。

考證者亦史家求信之具。而劉寶、姚察實首其創。

中國歷史研究法考證者所以審定史料之是否真確。實爲史家求信之要具。隋書經籍志有劉賈之漢書駁議、姚察之定漢書疑。並此類書之最古者。

史通論注爰分四目。一曰發明先義。古今傳授如裴駙、李斐、李奇、應劭、晉灼等。

史通補注蓋傳者轉也。轉受無窮。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絕。進此二名。其歸一揆。如韓戴服、鄭鑽仰六經、裴李應晉訓解三史。開導後學。發明先義。古今傳授。是曰儒宗。

二曰委曲敘事。存於細書。如摯虞、陳壽、周處、常璩等。

史通補注既而史傳小書。人物雜記。若摯虞之三輔決錄、陳壽之季漢輔臣、周處之陽羨風土、常璩之華陽士女。文言美辭。列於章句。委曲敘事。存於細書。此之注釋。異乎儒士者矣。

三曰掇摘異辭。以補其闕。如裴松之、陸澄、劉昭、劉彤、劉孝標等。

史通補注次有好事之子。思廣異傳。而才短力微。不能自達。庶憑驥尾。千里絕羣。遂乃掇衆家之異辭。補前書之所闕。若裴松之三國志、陸澄劉昭兩漢書、劉彤晉紀、劉孝標世說之類。是也。

四日手自刊落列爲子注。如蕭大園、楊銜之、宋孝王、王邵等。

史通補注亦有躬爲史臣手自刊補。雖志存該博。而才闕倫敘。除煩則意有所悞。畢載則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櫟。列爲子注。若蕭大園、淮海亂離、羊銜之、洛陽伽藍、宋孝王、關東風俗、王邵、齊志之類是也。

而章實齋、文史通義以（二）（四）雖爲二品實同一例。（三）項爲史家之舊法。與索隱、正義之體大同而小異。則注家之體如前述兩者而已。

文史通義史注劉氏史通畫補注之例爲三條。其所謂小書人物之三輔決錄、華陽士女。與所謂史臣自刊之洛陽伽藍、關東風俗者。雖名爲二品。實則一例。惟所謂思廣異聞之松之三國、劉昭後漢一條。則史家之舊法與索隱、正義之流大同而小異者也。

又史通論世期。則曰不加刊定。坐長煩蕪。

史通補注少期_{字松之}集注國志以廣承祚所遺。而喜聚異說。不加刊定。恣其擊難。坐長煩蕪。觀其書成表獻。自比蜜蜂兼採。但甘苦不分。難以味同萍實者矣。

論陸澄。則曰有昏耳目。難爲披閱。

史通補注陸澄所注班史。多引司馬遷之書。若此缺一言。彼增半句。皆採摘成注。標爲異說。有昏耳目。難爲披閱。

論劉昭。則曰言非盡要。事皆不急。

史通補注竊惟范曄之刪後漢也。簡而且周。疏而不漏。蓋云備矣。而劉昭採其所損。以爲補注。言盡非要。事皆不急。譬夫人有吐果。

之核。棄藥之滓。而愚者乃重加摭拾。潔以薦。持此為工。多見其無識也。

論孝標則曰留情小說銳思短書

史通補注孝標善於攻繆博而且精固已察及泉魚辨窮河豕嗟乎以峻之才識足堪遠大而不能探蹟彪駘網羅班馬方復留情於委巷小說銳思於流俗短書可謂勞而無功費而無當者矣。

論楊蕭王宋則曰瑣雜鄙碎其失愈甚

史通補注自茲以降其失逾甚若蕭羊之瑣雜王宋元鄙碎言殊揀金事比雞肋異體同病焉可勝言。

凡此諸論皆未確切原夫注家之用一曰補闕以拾遺二曰錄異以辨疑若夫音訓之作僅便句讀其效尚淺也注家既在補闕錄異自宜旁搜遠紹不必囿於一隅蓋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愛憎不一去捨自殊非謂古人所棄後人即不宜採取亦非謂里巷瑣言無關宏旨但遇此等史料必待博考詳徵預明其是非真偽耳茲表歷代注家之種類如次。

音

鄒誕生史記音三卷 諸葛亮前漢音一卷 夏侯泳漢書音二卷 蕭該漢書音十二卷 又後漢書音三卷 劉芳後漢音一卷 臧競後漢書音三卷 包

愷漢書音十二卷 孟康漢書音九卷

注

劉熙後漢書注百二十二卷 陸澄漢書注一卷 劉孝標漢書音二卷 梁元帝漢書注百十五卷 劉協晉書紀十二卷 裴松之三國志注六十五卷

疏

亡名漢書疏四卷

補注……………劉昭後漢書補注五十八卷

音義……………徐廣史記音義十三卷 孟康漢書音義九卷 晉灼漢書音義十七卷 章昭漢書音義七卷 盧宗道魏志音義一卷 崔浩漢書音義一卷 劉勰漢書音義二十六卷

(一) 注釋

音訓……………服虔漢書音義一卷 陳宗道范漢音義一卷

集注……………晉灼漢書集注十三卷

正義……………僧務靜漢書正義三十卷

集解……………裴駟史記集解八十卷 姚察漢書集解一卷

集解音義……………應劭漢書集解音義二十四卷

訓纂……………姚察漢書訓纂三十卷

續訓……………章稜漢書續訓二卷

又立考證諸家如次。

考……………譙周古史考二十卷

駁義……………劉寶漢書駁義二卷

(二) 考證

決疑……………顏游秦漢書決疑二十卷

辨惑……………李喜漢書辨惑二十卷

〔定疑……姚察定漢書疑二卷〕

三一 史評之發軔

史評一門始於後世。

文獻通考前世史部中有史鈔類。而集部中有文史類。今世抄節之學不行。而論說者爲多。故自文史類內摘出論史者爲史評。附史部而廢史鈔云。

其體制亦有二。一批評史迹。二批評史書。

中國歷史研究法近代著錄家多別立史評一門。史評有二。一批評史蹟者。二批評史書者。論者謂前者發端於左馬。而賈陸承之。稍變其體。宋明後始有專書。

中國歷史研究法批評史蹟者對於歷史上所發生之事項而加以評論。蓋左傳史記已發其端。後此各正史及通鑑皆因之。亦有泐爲專篇者。如賈誼過秦論。陸機辨亡論之類是也。宋明以後益尙浮議。於是有論史專書。

後者則唐有知幾。宋有鄭樵。清有章學誠。皆有其學說著述。

中國歷史研究法批評史書者質言之。則所評卽爲歷史研究法之一部分。而史學所賴以建設也。自有史學以來二千年間。得三人焉。在唐則劉知幾。其學說在史通。在宋則鄭樵。其學說在通志總序及藝文略、校讐略、圖書略。在清則章學誠。其學說在文史通義。

前者於史學無甚關係。故不具述。後者自以劉鄭章三人爲史評大家。然三人淵源正有所自。則前乎此者。尙有一大宗師在其人。維何卽梁之劉勰。是其學說在文心雕龍史傳篇。世皆以劉勰爲我國文學大家。而不知其論史識見高卓。抑亦史家大家也。知幾固沿其流而溯其波者。故吾謂我國史評實始六朝。知幾固不失爲我國史評之父。而彥和乃其祖耳。此外論史者頗多。但不識其內容。何如爰表之如次。

論……何常侍論三國志九卷

評……徐爰三國志評三卷

續論……范曄後漢書續論四卷

史評

序評……王濤三國志序評三卷

敘傳……項岱前漢敘傳五卷

後序……應奉後漢書後序三卷

續……范曄漢書續十八卷

三三一 史鈔之發軔

史鈔之體亦有二方。一依錄本文無改面目。一節取原書刪其煩累。前者如王筠之鈔左氏春秋及子史諸集。

梁書王筠傳其自序曰。幼年讀五經左氏春秋。凡三過五抄。餘經再抄。子史諸集皆一遍。未嘗倩人假手。並躬抄錄。庾仲容之鈔衆家地理及列女傳等是。

梁書文學傳庾仲容專精篤學。晝夜手不釋卷。除尚書左丞。仲容博學。鈔諸子書三十卷。衆家地理書二十卷。列女傳二卷。並行於世。

後者如張緬之抄後漢紀晉抄。

梁書張緬傳緬性愛墳籍。聚書至萬餘卷。鈔後漢晉書衆家異同。爲後漢紀四十卷。晉鈔三十卷。

袁峻之鈔史記漢書等皆是。

梁書文學傳袁峻字孝高。天監六年。直文德學士。省鈔史記漢書各爲二十卷。

惟前者如同胥鈔無關史學。茲所論者以後者爲限。仍名曰史鈔。論者謂孔子刪尚書爲史鈔之祖。至宋始自立門。

四庫全書目錄帝魁以後書凡三千二百四十篇。孔子刪取百篇。此史鈔之祖也。宋志始自立門。

然隋志有漢人史要十卷。則史鈔之風由來已久。

四庫全目。然隋志雜史類中有史要十卷。謂漢桂陽太守衛颯撰。約史記要言以類相從。又有三史略二十卷。吳太子太傅張溫撰。嗣後專鈔一史者。有葛洪漢書抄三十卷。張緬晉書鈔三十卷。合鈔衆史者。有阮孝緒正史削繁。凡十四卷。則其由來古矣。

惟體制不經則時方草創無暇釐定耳。

隋書經籍志自漢以來學者多抄撮舊史自為一書或起自人皇或斷自近代亦各有志而體制不經或謂史鈔始於葛洪猶未盡然。

文史校讐通義書鈔始於葛稚川然其體未雜後人易識別也。

案史鈔之工其始不過便一時之記憶非有意留青後乃父子授受師弟傳習流別既廣巧法滋多然能別運心裁因鈔以創則亦足以自擅名家者矣茲表之如次。

方志……陸澄地理書鈔二十卷任昉地理書鈔九卷

史鈔

史部

專鈔……葛洪漢書鈔三十卷後漢書鈔三十卷史記鈔十卷

衆鈔……阮孝緒正史削繁劉孝標九州春秋鈔十卷

譜牒……王僧儒百家譜集亡名揚州譜鈔五卷

三三二 譜牒之發達

氏姓之書由來久矣。

隋書經籍志氏姓之書其所由來遠矣書稱別生分類傳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周家小史定繫世辨昭穆則亦史之職也。

周官小史專掌譜牒之事。

文史通義外篇。周官小史。奠繫世辨昭穆。譜牒之掌。古有專官。

秦漢以還。學者轉相承述。若帝王年譜。鄧氏官譜等。

隋書經籍志。秦兼天下。剷除舊迹。公侯子孫。失其本繫。漢初得世本。叙黃帝以來祖世所出。而漢又有帝王年譜。後漢有鄧氏官譜。

司馬遷有二代世表。班固雖不載譜系。而王符有氏姓之篇。杜預有世族之譜。

文史通義外篇。一。司馬遷以五帝繫牒。尙書集世記。爲二代世表。氏族淵源。有自來矣。班固以還。不載譜系。而王符氏姓之篇。潘夫論第

三十篇杜預世族之譜。春秋釋例第二篇則治經著論。別有專長。義盡而止。不復更求譜學也。

晉有摯虞族姓昭穆記。

隋書經籍志。晉世摯虞作族姓昭穆記十卷。齊梁之間。典書轉廣。

魏晉以下。族望漸崇。士大夫家傳。名目滋繁。勒爲專書。以備采錄。

文史通義外篇。一。自魏晉以降。迄乎六朝。族望漸崇。學士大夫。輒推太史世家遺意。自爲家傳。其命名之別。若王肅家傳。虞覽家記。

范汪世傳。明燦世錄。陸煦家史。陸史十卷之屬。並於譜牒之外。勒爲專書。以俟采錄者也。

更有總彙羣倫編。分類次上者。可裨史乘。下者。流入類書。

文史通義外篇。一。至於摯虞昭穆記。王儉百家譜。以及何氏姓苑。賈氏要狀。賈希鑑氏族要狀十五卷諸編。則總彙羣倫編。分類次上者。可裨史

乘。下或流入類書。其別甚廣。不可不辨也。

族屬既嚴。郡望愈重。齊梁之間。斯風益盛。俱以州郡繫其世望。

文史通義外篇一。族屬既嚴。郡望愈重。若沛國劉氏。隴西李氏。太原王氏。陳郡謝氏。雖子孫散處。或本非同居。然而推言族望。必本所始。後魏遷洛。則有八氏十姓。隋志成出帝族云三十六族。隋志諸國之從魏者云九十二姓。隋志世爲部落大人者並居河南洛陽。而中國士人。各第門閥。有四海大姓。州姓。郡姓。縣姓。撰爲譜錄。齊梁之間。斯風益盛。州郡譜牒。並有專書。若王儉。王僧孺之所著錄。王儉諸州譜十二卷。王僧孺十八州譜七百卷。冀州姓族。揚州譜鈔之屬。不可勝紀。俱以州郡繫其世望者也。

故論者謂氏族之事。盡於中古。

史通書志後論譜牒之作。盛於中古。漢有趙歧三輔決錄。晉有華虞族姓記。江左有兩王百家譜。記南族中原有方司殿格。記北族蓋氏族之事。盡在是矣。

譜牒之書。或曰家史。

史通雜述高門華胄。奕世載德。才子承家。思顯父母。由是紀其先烈。貽厥後來。若揚雄家諫。殷敬世傳。孫氏譜記。陸宗系歷。此之謂家史者也。

而宋何承天撰姓苑。與後魏河南宮氏志。二書尤爲姓氏家所宗。

通志氏族序。魏立九品。置中正。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各有簿狀。以備選舉。晉宋齊梁因之。故晉散騎常侍賈弼。太保王宏。齊衛將軍王儉。梁北中郎諮議參軍知撰譜事王僧孺之徒。各有百家譜。徐勉又有百官譜。宋何承天撰姓苑。與後魏河南宮氏志。此

二書尤爲姓氏家所宗。

推其驟興之由。則以選舉婚姻。必出簿狀譜系。以別貴賤等威者也。

通志氏族序。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狀。家有譜系。官之選舉。必由於簿狀。家之婚姻。必由於譜系。歷代並有圖譜。而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古通今之儒。知撰譜事。此近古之制。以繩天下。使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者也。所以人尚譜系之學。家藏譜系之書。

自五胡亂華。夷夏混區。而譜系之學。益見重於當世。

文獻通考。自五胡亂華。百宗蕩析。夷夏之裔。與夫冠冕輿臺之子孫。混爲一區。不可遽知。此周齊以來。譜牒之學。所以貴於世也。歟。實則其時。位宦高卑。皆依家牒爲斷。

南史王僧儒傳。入直西省。知撰譜事。先是尚書令沈約。以爲晉威和初。蘇峻作亂。文籍無遺。後起咸和二年。以至於宋。所書並皆詳實。在下省左戶曹前。廂謂之晉籍。有東西二庫。此籍既並精詳。實可寶借。位宦高卑。皆可依案。

州郡屬吏。亦須辟引著姓。

梁書楊公則傳。爲湘州刺史。保己廉慎。爲吏民所悅。湘俗單家。以賂求州職。公則至。悉斷之。所辟引。皆州郡著姓。高祖班下諸州。以爲法。

南朝如此。北地亦然。

除餘叢考。當時風尚。右豪宗而賤寒賤。南北皆然。牢不可破。高允請各郡立學。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謹者爲學生。先儘高門。次及中

等。魏孝文帝以賈舉狼籍，乃詔州郡慎所舉，亦曰門盡州郡之高才，極鄉閭之選。

竟以貴族世家爲社會中一種特殊勢力，藉譜牒以爲此種特殊勢力之表現耳。茲表之如次。

- (一) 總序類……如口口氏族要狀 何承天姓苑
- (二) 世本類……如劉向世本 口口世本譜
- (三) 帝王類……如口口漢氏帝王譜 口口齊梁帝譜
- (四) 宗室類……如口口後齊宗譜 口口後魏皇帝宗族譜
- (五) 列姓類……如口口魏孝文列姓族譜 口口後魏方司格
- (六) 百官類……如徐勉百官譜
- (七) 百家類……如王僧孺百家譜 賈執百家譜
- (八) 親傳類……如賈冠國親皇太子親傳譜
- (九) 英賢類……如賈執姓氏英賢譜
- (一〇) 表簿類……如齊永元中表簿 口口梁大同四年表簿
- (一一) 族譜類……(甲) 一地混述——如口口益州譜 (乙) 諸地雜述——如口口譚州雜譜 (丙) 一地一姓——如口口京兆韋氏譜 (丁) 一地衆姓——如口口袁州諸姓譜 (戊) 各地總述——如口口梁武帝總責境內十八

州譜

(一一)家譜類……(甲)本譜——如口口謝氏譜 (乙)血脈譜——如口口楊氏血脈譜 (丙)支分譜——如口口楊氏支分譜

三四 方志之發達

我國自昔重地利。禹別九州。爰定山川。分圻界。條物產。辨貢賦。

隋書經籍志。昔者先王之化民也。以五方土地風氣所生。剛柔輕重。飲食衣服。各有其性。不可變遷。是故疆理天下。物其土宜。知其利害。達其志而通其欲。齊其政而脩其教。故曰廣谷大川異制。人居其間。異俗書錄。禹別九州。定其山川。分其圻界。條其物產。辨其貢賦。斯之謂也。

周有司險。誦訓。保章。職方。司徒諸職。專掌地事。而冢宰。太史。實總其成。

隋書經籍志。周則夏官司險。掌建九州之圖。周知山林川澤之阻。達其道里。地官誦訓。掌方志。以詔觀事。以知地俗。春官保章。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之域。以觀禋禘。秋官職方。掌天下之圖地。辨四夷八蠻九貉五戎六狄之人。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周知利害。辨九州之國。使同其貫。司徒掌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教。以佐王擾邦國。周知九州之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及土會之法。然則其事分在衆職。而冢宰掌建邦之六典。實總其事。太史以典逆冢宰之治。其書蓋亦總爲史官之職。

秦漢以後。若司馬遷。朱貢。班固輩。地理記錄。猶得同官之遺意。

隋書經籍志。漢初蕭何得秦圖書。故知天下要害。後又得山海經。相傳以爲夏禹所記。武帝時。計書既上。太史郡國地志。固亦在焉。

而史遷所記。但述河渠而已。其後劉向。略述地理。亦相襲。漢使張騫。實條記風俗。班固因之。作地理志。其州國郡縣山川夷險。時俗之異。經星之分。風氣所生。區域之廣。戶口之數。各有攸序。與古禹貢周官所記相埒。

嗣後不能遠及。但記州縣之名。晉世摯。作蔚爲大觀。然學者罕能成一家之體。

隋書經籍志。是後載筆之士。管窺末學。不能遠及。但記州縣之名而已。晉世摯。依禹貢周官作畿服經。其州郡及縣分野封略事。業國邑山陵水泉鄉亭城郭道里土田民物風俗先賢舊好靡不具悉。凡一百七十卷。今亡。而學者因其經歷。並有記載。然不能成一家之體。

若夫齊之陸澄。梁之任昉。陳之顧野王等。仰承前修。迭爲著述。

隋書經籍志。齊時陸澄聚一百六十家之說。依其前後遠近。編而爲部。謂之地理書。任昉又增陸澄之書八十四家。謂之地記。陳時顧野王鈔撰衆家之言。作輿地志。

迄於隋氏。普詔郡國條其風土物產地圖。上之。故圖經記注。號稱極盛。

隋書經籍志。隋大業中。普詔天下諸郡條其風俗物產地圖。上之。於尙書。故隋代有諸郡物產土俗記一百三十一卷。區宇圖志一百二十九卷。諸州圖經集一百卷。其餘注記甚衆。

所謂方志。實包史通地理書與都邑簿兩者。前者兼風土人物而言。

史通難述九州土宇。萬國山川。物產殊宜。風化殊俗。如各志其本國。足以明此一方。若盛弘之荊州記。常璩華陽國志。辛氏三秦。羅

含湘中此之謂地理書者也。

後者則專叙帝王京城宮闕之制。

史通雜述帝王桑梓列聖遺塵經始之制不恆厥所苟能書其軌則可以龜鏡將來若潘岳關中陸機洛陽三輔黃圖建康宮殿此之謂都邑簿者也。

若夫輿圖亦方志之唇齒也虛實相資詳略互見。

文史通義外篇二史部要義本紀爲經而諸體爲緯有文辭者曰書曰傳無文辭者曰表曰圖虛實相資詳略互見庶幾可以無遺憾矣。

我國圖譜之學發明甚早考周官可見自馬遷不取象魏懸法之掌斯學寢衰。

文史通義外篇一圖譜之學古有專門司馬遷爲史獨取旁行斜上之遺列爲十表而不取象魏懸法之掌列爲諸圖於是後史相承志表愈繁圖經浸失好古之士載考陳編口誦其辭目述其象是亦載筆之通弊斯文之闕典也。

故雖有深思好學之士亦不免冥行而擿埴矣。

文史通義外篇二自三代之圖亡而班固地理無圖學地理志自班固始故專責之雖有好學深思之士讀史而不見其圖未免冥行而擿埴矣。

至於建置之圖如三輔黃圖洛陽宮殿圖等亦極重要。

文史通義外篇二周官象魏之法不可考矣後世三輔黃圖及洛陽宮殿之圖則都邑宮室之所由倣也建章宮千門萬戶張華遂

沿歷舉其名。是則建國之圖。所繫豈不重歟。

而馬班作史亦無此等之圖。

文史通義外篇二。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城邑衙廡壇壝祠廟典章制度社稷民人所由重也。不爲慎著其圖。則後人觀志亦不知所向。往矣。遷固以遺史無建置之圖。是則元成而後。明堂太廟。所以紛紛多異說也。

雖然。自漢蕭何收秦圖書。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此秦之地圖也。

史記蕭相國世家。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爲漢王。以何爲丞相。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

然漢書言輿圖者頗衆。則漢亦自有地圖矣。特不詳作者姓氏。

讀書叢錄案嚴助傳。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匡衡傳。初衡封潼之安樂鄉。郡圖誤以閩伯爲平陵伯。後漢書鄧禹傳。光武舍城樓上。披輿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其圖當與今制相同。亦所在有之。

至晉裴秀以禹貢山川地名從來久遠多有遷移。乃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

晉書裴秀傳。武帝受禪。以秀爲司空。秀儒學洽聞。且留心政事。又以職在地官。以禹貢山川地名從來久遠。多有變易。後世說者。故或疆牽引。漸以闕昧。於是甄攷舊文。疑者則闕。古有名而今無者。皆隨時注列。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奏之。藏之秘府。

秀以漢以後諸圖不設分率。不考準望。又不備載山川有龜形。而不足以依據。

禹貢地域圖序圖書之設。由來尙矣。自古立象垂制。而賴其用。三代置其官。國史掌厥職。暨漢屠咸陽。丞相蕭何盡收秦之圖籍。今秘書院既無古之地圖。又無蕭何所得。惟有漢氏輿圖及括地諸雜圖。各不設分率。又不考正準望。亦不備載名山大川。雖有巖形。皆不精審。不可依據。或荒外迂誕之言。不合事實。於義無取。

晉既混。一校驗地圖。因爲地域圖。頗有今世地學家實測之精神。

禹貢地域圖序。大晉龍興。混一六合。以清宇宙。始於庸蜀。深入其阻。文皇帝乃命有司。撰訪吳蜀地圖。蜀土既定。六軍所經。地域遠近。山川險易。征路迂直。校驗圖記。罔或有差。今上考禹貢山海。川流原隰。陂澤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國縣邑。疆界鄉陬。及古國盟會舊名。水陸經路。爲地圖十八篇。

自言製圖之體有六。可謂空前之大發明。

禹貢地域圖序。製圖之體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廣輪之度也。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險之異也。

嗣後宋謝莊作左氏經傳方丈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能爲合分。則更進矣。

宋書謝莊傳。作左氏經傳方丈圖。隨國立篇。製木爲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郡殊別。合之則宇內爲一。案此類類今之模型地圖。梁武帝天監間。賚太子地圖。案梁書武帝本紀不載。見昭明太子文集謝啟。洞該八藪混觀六合。

謝勅賚地圖。啟漢氏輿地形。茲未擬晉世方丈。比此非妙匹之長樂。惟畫古賢傳之未央。止圖將帥未有洞該八藪混觀六合。域中

天外指掌可求。地角河源。戶庭不出。豈問千秋。自曠鳥桓之地。脫逢壯武。方著博物之書。而元帝職貢圖。則專紀其容貌風土。

職貢圖自叙。尼父乃聖。猶有圖人之法。晉帝君臨。實聞樂賢之象。甘泉寫閼氏之形。後宮玩單于之圖。臣以不佞。推轂上流。新歌成。章遠人遙集。款開厥角。沿沂荆門。瞻其容貌。訢其風俗。如有來朝京輦。不涉漢南。別加採訪。以廣聞見。名爲職貢圖云爾。

至隋又有裴矩之西域圖記。兼畫山川地域人物風俗。

隋書裴矩傳。煬帝卽位。營建東都。矩職修府省。九旬而就。時西域諸蕃。多至張掖。與中國交市。帝令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遠略。諸商胡至者。矩誘言其國俗山川險易。撰西域圖記三卷。奏之。

矩自言丹青撫寫。則其時已能着色之畫圖矣。

西域圖記序。臣旣因撫納監知關市。尋討書傳。訪探胡人。或有所疑。卽譯衆口。依其本國服飾儀形。王及庶人。各顯容止。卽丹青撫寫。爲西域圖記。共成三卷。合四十四國。仍別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頃以去。北海之南。縱橫所互。將二萬里。

此漢隋間方志地圖沿革之大略也。方志之作。衆矣。而陸任顧摯。號爲大家。至於輿圖。必首推兩裴焉。茲類表之如次。

(一) 記之屬

本屬約可分爲二十有二類。曰世界類。曰國家類。曰州類。曰郡類。曰縣類。曰都邑類。曰郡邑類。曰京都類。

曰地記類。曰寺宇類。曰征記類。曰行記類。曰道里類。曰山水類。曰山類。曰水類。曰風俗類。曰職方類。曰宮殿類。曰精舍類。曰墓冢類。曰神境類。而各類又有若干子目。述之如次。

(一) 世界類……釋僧祐世界記

(二) 國家類……(甲)一國——口口林邑國記 (乙)諸國——段國諸國略記 (丙)諸蕃——口口諸蕃國記 (丁)立題

——法顯佛國記

(三) 州類……(甲)半州——山謙之南徐州記 (乙)一州——裴淵廣州記 (丙)二州——王範交廣二州記 (丁)諸

州——口口大魏諸州記 (戊)多州——黃義仲十三州記

(四) 羣類……(甲)一郡——顧夷吳郡記 (乙)另題——王僧虔吳郡地理記

(五) 縣類……(甲)一縣——顧微之吳縣記 (乙)數縣——口口吳郡緣海數縣記

(六) 都邑類……(甲)混述——陸機洛陽記 (乙)定時——口口後魏洛陽記 (丙)雜述——葛洪西京雜記

(七) 郡邑類……(甲)一區——鄭緝之東陽記 (乙)一鄉——崔元山瀨鄉記 (丙)一埠——劉損之京口記

(八) 京都類……(甲)混述——口口國都城記 (乙)定時——口口周明帝國都城記 (丙)多數——顧野王十國都城記

(九) 地記類……(甲)混述——任昉地記 (乙)定時——口口元康三年地記 (丙)定地——張勃吳地記

(一〇) 寺宇類……(甲)混述——口口廟記 (乙)定地——楊銜之洛陽伽藍記 (丙)定物——釋曇景京師寺塔記

(一一) 征記類……(甲)混述——伍緝之從征記 (乙)定向——郭緣生西征記 (丙)定人——戴氏宋武北征記

(一一) 行記類……(甲) 混述——江表行記 (乙) 定人——沈懷文隋王入河記 (丙) 定役——口口奉使高麗記

(一二) 道里類……(甲) 定事——江德藻聘北道里記 (乙) 定地——邱淵之征齊道里記

(一三) 山川類……(甲) 定時——劉澄之永初山川古今記 (乙) 定地——李氏宜都山川記

(一四) 山類……(甲) 混述——口口名山記勝 (乙) 一山——張野廬山記 (丙) 一嶽——徐靈期南嶽記

(一五) 水類……(甲) 混述——庚仲雍漢水記 (乙) 定水——庚仲雍漢水記 (丙) 定事——口口尋江源記

(一六) 風俗類……(甲) 混述——周處風土記 (乙) 諸格——口口諸藩風土記 (丙) 一州——盧植冀州風土記 (丁) 一

鄉——趙寧鄉俗記

(一七) 職方類……口口職方記

(一八) 宮殿類……口口洛陽宮殿記

(一九) 精舍類……張光祿華山精舍類

(二〇) 墓冢類……李彤聖賢冢墓記

(二一) 神境類……王韶之神境記

(二) 志之屬

本屬約可分爲七類。曰諸國類。曰郡國類。曰地區類。曰郡類。曰州類。曰山類。曰方物類。又就子目列之於下。

(一) 諸國類……陸澄地理志

(二) 郡國類……韋韶三吳郡國志

(三) 區域類……(甲)混述——袁休明巴蜀志 (乙)一事——張騫出關志

(四) 郡類……口口南中八郡志

(五) 州類……(甲)一州——譙周益州志 (乙)諸州——關駟十三州志

(六) 山類……謝靈運遊名山志

(七) 方物類……(甲)混述——許善心方物志 (乙)一區——口口巴蜀異物志 (丙)一州——楊孚江州異物志 (丁)一郡——口口京兆郡異物志 (戊)數地——薛瑩荆揚巴南異物志

(三) 傳之屬

本屬約可分爲四類。曰外國類。曰地方類。曰行傳類。曰風俗類。并就子目述之如次。

(一) 外國類……(甲)混述——釋智猛游行外國傳 (乙)定區——口口交州巴南外國傳 (丙)定時——康泰吳時外國傳 (丁)歷國——釋法盛歷國傳

傳

(二) 地方類……(甲)一地——蓋泓珠崖傳 (乙)數地——口口甌閩傳

(三) 行傳類……口口慧生行傳

(四) 風俗類……圈稱陳留風俗傳

(四) 名之屬

本屬約可分爲五類。曰國家類。曰郡縣類。曰土地類。曰山墟類。曰宮殿類。并子目述之如次。

(一) 國家類……口口古來國名

(二) 郡縣類……口口九州郡縣名

(三) 土地類……(甲)古今——口口古今地名 (乙)一時——京璠春秋土地名

(四) 山墟類……張充之吳興山塘名

(五) 宮殿類……(甲)定時——口口漢宮闕名 (乙)定地——口口洛陽故宮名

(五) 圖之屬

本屬約可分爲六類。曰疆域類。曰地形類。曰建置類。曰景物類。曰人物類。曰事物類。并子目述之如次。

(一) 疆域類……(甲)混述——口口輿地圖 (乙)外域——口口外國圖 (丙)一郡——口口郡地圖 (丁)一朝——口口

周地圖 (戊)一事——裴秀禹貢地域圖

(二) 地形類……張衡地形圖

(三) 建置類……(甲)都邑——楊銓期洛陽圖 (乙)宮殿——口口三輔黃圖 (丙)地域——口口地域方丈圖

(四) 景物類……(甲)指山——陶宏景山圖 (乙)指江——釋道安江圖 (丙)指海——口口四海圖

(五) 人物類……(甲)職方——梁元帝職方圖 (乙)孝子——劉向孝子圖 (丙)列女——顧愷之列女圖

(六)事物類……顧愷之夏禹治水圖

(六)圖經之屬

本屬約可分爲四類。曰州類。曰郡類。曰縣郡類。曰都邑類。并子目述之如次。

(一)州類……口口冀州圖經

(二)郡類……口口宏農郡圖經

(三)郡縣類……口口歷陽縣郡圖經

(四)都邑類……口口洛陽圖經

此外又有疏簿錄譜舊事圖志圖記副記簿記等目。不畢具。

漢宮闕疏 建康宮殿簿 河南境內十二縣境簿 京師錄 古今地譜 西河舊事 隋區宇圖志 周地圖記 湘州圖副

記 元康六年戶口簿記

三五 紀傳之發達

姬周之世。自公卿以至羣士。其行狀。畢集史職。

隋書經籍志。官司寇。凡大盟約。泄其盟書。登於天府。太史內史。司會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是則王者誅賞。具錄其事。昭告神明。百官史臣。皆藏其書。故自公卿諸侯。至於羣士。善惡之迹。畢集史職。

是以窮居側陋之士。言行達於上。而皆有史傳。

隋書經籍志而又闕街之致。凡聚衆誦書。其教敏任恤者。族師每月書其孝悌睦嫻有學者。黨正歲書其德行道藝者。而入之於鄉大夫。鄉大夫三年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舉其賢者能者。而獻其書。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貳之。是以窮居側陋之士。言行必達。皆有史傳。

自後。放失。至漢興。有丹。約。白。盟。馬。班。承。之。斯。風。丕。振。

隋書經籍志。自史官放絕其道。廢壞。漢初。始有丹書之約。白馬之盟。武帝從董仲舒之言。始舉賢良文學。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善惡之事。靡不畢集。司馬遷班固撰而成之。股肱輔弼之臣。扶義俟儻之士。皆有紀錄。而操行高潔。不涉於世者。史記獨傳夷齊。漢書但述楊王孫之儻。其餘皆略而不記。

而列仙列女諸傳。則以志尙率爾。不在正史之列。

隋書經籍志。漢時阮倉作列仙圖。劉向典校經籍。始作列仙列女烈士之傳。皆因其志尙率爾而作。不在正史。

自漢光武帝詔撰南陽風俗傳。郡國之書。由是興。

隋書經籍志。後漢光武始詔南陽撰作風俗。故沛三輔有耆舊節士之序。魯廬江有名賢先賢之續。鄆國之書。由是而作。

魏文作列異傳。嵇康作高士傳。而後作者益衆。名目轉廣。

隋書經籍志。魏文帝又作列異。以序鬼物奇怪之事。嵇康作高士傳。以叙聖賢之風。因其事類相繼而作者。甚衆。名目轉廣。而又雜以虛誕怪妄之說。

史通於此爰分三項。一曰小錄。各紀知交。

史通難述。普天率土。人物宏多。求其行事。罕能周悉。則有獨舉所知。編爲短部。若戴逵竹林名士。王粲漢末英雄。蕭世誠懷舊志。盧子行知己傳。此之謂小錄者也。

二曰郡書。以備鄉賢。

史通難述。汝穎奇士。江漢英靈。人物所生。載光郡國。故鄉人學者。編而記之。若圈稱陳留耆舊。周斐汝南先賢。陳壽益都耆舊。虞預會稽典錄。此之謂郡書者也。

三曰別傳。以錄所好。

史通難述。賢士貞女。類聚區分。雖百行殊途。而同歸於善。則有取其所好。各爲之錄。若劉向列女。梁鴻逸民。趙采忠臣。徐廣孝子。此之謂別傳者也。

凡此之類。名目實繁。曰傳。曰記。不可勝數。譬如叢流趨壑。五金在冶者矣。

文史通義外篇。一至於正史之外。雜記之書。若高祖孝文。論述策詔。皆稱爲傳。則故事之祖也。穆天子傳。漢武內傳。小說之屬也。劉向列女傳。嵇康高士傳。則專門之紀也。王肅家傳。王裒世傳。一家之書也。東方朔傳。陸先生傳。一人之行也。至於郡邑之志。則自東京以往。訖於六朝而還。若陳留耆舊傳。會稽先賢傳之類。其不爲傳名者。若襄陽耆舊記。豫章志後撰之類。載筆煩委。不可勝數。網羅放失。綴輯前聞。譬如叢流趨壑。細大不捐。五金在冶。利鈍並鑄者矣。

傳紀之體雖紀一時一代之人物而關係所及并不止此。自來史家以爲野史之流出於正史之外分述如次。

(一) 傳之屬

本屬約可分爲三十一類。曰賢人類。曰士人類。曰耆舊類。曰先儒類。曰逸人類。曰逸民類。曰逸人高士類。曰高隱類。曰陰德類。曰悼善類。曰知己類。曰止足類。曰孝友類。曰友德類。曰孝子類。曰道學類。曰養性類。曰官族類。曰臣吏類。曰童子類。曰列女類。曰僧侶類。曰法師類。曰仙類。曰異類。曰高逸沙門類。曰家傳類。曰個人類。曰內傳類。曰別傳類。曰雜傳類。并子目叙之如次。

(一) 賢人類……(一) 先賢 (甲) 混述——口口海內先賢傳 (乙) 諸國——諸國先賢傳 (丙) 一國——張方楚國先賢

傳 (丁) 各部——吳均吳郡錢塘先賢傳 (戊) 一州——劉芳廣州先賢傳 (己) 一地——

口口濟北先賢傳

(二) 後賢 鍾離岫會稽後賢傳

(三) 清賢 口口諸國清賢傳

(二) 士人類……(一) 名士 (甲) 混述——口口海內士品 (乙) 限地——江左名士傳 (丙) 限時——袁敬仲正始名士

傳

- (二)高士 皇甫謐高士傳
- (三)逸士 皇甫謐逸士傳
- (四)文士 張隱文士傳
- (五)烈士 劉向烈士傳
- (六)烈士 徐整豫章烈士傳
- (三)者舊類……(甲)混述——口口四海耆舊傳 (乙)一區——蘇林陳留耆舊傳 (丙)一部——陳長壽益部耆舊傳
- (四)先儒類……口口孔氏弟子先儒傳
- (五)逸人類……孫盛逸人傳
- (六)逸民類……張顯逸民傳
- (七)逸人高士類 習鑿齒逸人高士傳
- (八)高隱類……阮孝緒高隱傳
- (九)陰德類……范晏陰德傳
- (一〇)悼善類……口口悼善傳
- (一一)知己類……盧思道知己傳

(一一) 止足類……口口止足傳

(一二) 孝友類……口口孝友傳

(一三) 友德類……梁元帝友德傳

(一四) 孝子類……鄭維之孝子傳

(一五) 道學類……口口道學傳

(一六) 養性類……口口養性傳

(一七) 官族類……何晏官族傳

(一八) 臣吏類……(甲)忠。臣。——梁元帝忠臣傳

(乙)功臣。——公師或功臣傳

(丙)良吏。——鍾毓良吏傳

(一九) 童子類……(甲)幼童。——劉昭幼童傳

(乙)童子。——王填之童子傳

(二〇) 列女類……(甲)列女。——劉向列女傳

(乙)美婦。——口口美婦人傳

(丙)尼。——皎法師尼傳

(二一) 僧侶類……(甲)高僧。——虞孝敬高僧傳

(乙)名僧傳。——釋寶唱名僧傳

(丙)衆僧。——裴子野衆僧傳

(二二) 法師類……王巾法師傳

(二三) 仙類……(甲)列仙。——劉向列仙傳

(乙)神仙。——葛洪神仙傳

(丙)洞仙。——口口洞仙傳

(二四) 異類……(甲)列異。——魏文帝列異傳

(乙)古異。——王壽古異傳

(丙)甄異。——戴祚甄異傳

(二六)高逸沙門類……釋法濟高逸沙門傳

(二七)家傳類……(甲)混述——口口曹氏家傳 (乙)定人——口口薛常侍家傳 (丙)定地——口口太原王氏家傳

(二八)個人類……口口東方朔傳

(二九)內傳類……口口漢武內傳

(三〇)別傳類……口口李固別傳

(三一)雜傳類……任昉雜傳

(二)記之屬

本屬約可分爲八類。曰世記類。曰家記類。曰人物類。曰女記類。曰妬記類。曰神異類。曰感應類。曰符瑞類。并子目述之如次。

(一)世記類……口口袁氏世記

(二)家記類……虞覽虞氏家記

(三)人物類……(甲)團體——王粲漢末英雄記 (乙)個人——口口毋丘儉記

(四)女記類……杜預女記

(五)妬記類……虞通之妬記

(六)神異類……(甲)其補——周氏冥通記 (乙)集靈——顏之推集靈記 (丙)志怪——殪氏志怪記 (丁)搜神——干

寶樹神記 (戊)旌異——侯君素旌異記 (己)靈異——口口靈異記 (庚)述異——祖冲之述異記

(辛)冥祥——王琰冥祥記 (壬)研神——蕭繹研神記

(七)感應類……王劭舍利感應記

(八)符瑞類……許善心符瑞記

(三)志之屬

本屬約可分爲五類。曰先賢類。曰全德類。曰懷舊類。曰人物類。曰靈怪類。并子目叙之如次。

(一)先賢類……郭緣生武昌先賢志

(二)全德類……梁元帝全德志

(三)懷舊類……梁元帝懷舊志

(四)人物類……陽休之幽州古今人物志

(五)靈怪類……(甲)靈鬼——荀氏靈鬼志 (乙)志怪——祖臺之志怪

(四)錄之屬

本屬約可分爲五類。曰典錄類。曰名士類。曰英蕃類。曰顯忠類。曰幽異類。并子目叙之如次。

(一) 典錄類……虞預會稽典錄

(二) 名士類……口口漢末名士錄

(三) 英蕃類……張萬賢英蕃可錄

(四) 顯忠類……梁元帝顯忠錄

(五) 幽異類……(甲)幽明——劉義慶幽明錄 (乙)近異——劉質近異錄 (丙)靈異——口口靈異錄

(五) 傳贊之屬

本屬約可分爲六類。曰先賢類。曰聖賢高士類。曰至人高士類。曰孝子類。曰列女類。曰列仙類。分述如次。

(一) 先賢類……劉慶義徐州先賢傳贊

(二) 聖賢高士類……嵇康聖賢高士傳讚

(三) 至人高士類……孫綽至人高士傳贊

(四) 孝子類……王昭之孝子傳贊

(五) 列女類……繆襲列女傳贊

(六) 列仙類……劉向列仙傳贊

(六) 像讚之屬

本屬約可分爲四類。曰總讚類。曰太守類。曰先賢類。曰至人高士類。分叙如次。

(一) 總讚類……曹叔先東陽朝堂像讚

(二) 太守類……賀氏會稽太守像讚

(三) 先賢類……陳英宗陳留先賢像讚

(四) 至人高士類……孫綽至人高士像讚

此外又有傳頌、序贊、畫贊、題記、行狀、自序等目。亦不備列。

曹植列女傳頌 孫夫人列女傳序贊 張勝桂陽先賢畫贊 蜀文翁學堂像題記 海內先賢行狀 靈人辛元子自序



報週文英華中

CHUNG HWA ENGLISH WEEKLY

五年紀念

特價售

| | | | |
|--------|--------|------|------|
| 郵費每冊半分 | 分三價特 | 每冊原價 | 分六價原 |
| | 角二元一價特 | | 五分原 |
| | 半角六價特 | | 角元價 |

注意 本報特價從二六八期起，以前出版者仍照原價計算。凡已定閱本報諸君，特期內尚未滿期者，可憑定單照特價續定一年。

本報創刊以來，業已五載。編輯完善，內容豐富，允推首屈一指。去年改定體例，分初中高三級，尤荷社會歡迎。售缺各冊，竟有人出每冊一元以上之代價徵求，可見本報確能為習英文者之良師益友也。今屆五年紀念，特別廉價，以求普及。特價期民國十三年十二月底截止。

行發局書華中

★本報之特色

- 一、材料最富，頁數最多。
- 二、註釋詳明，翻譯正確。
- 三、五星期徵文一次，分初中高三級，讀者既有練習英文之機會，又可得獎品以助興趣。

★本報之內容

初級 (會讀英文一年者即可閱讀)

- 淺近讀本
- 淺近詩歌
- 淺近文法
- 戲劇
- 故事
- 笑話

中級 (會讀英文二三年者即可閱讀)

- 英譯中國小說
- 歐美名家短篇小說
- 會話
- 文法
- 詩選
- 成語譯解

高級

- 文學
- 文學史
- 名人文選
- 家小說
- 會話
- 作文
- 商學
- 簿記學
- 英文文件

附錄

- 時事要聞
- 投稿
- 徵文
- 美國特約通訊

★本報之編撰人 (以筆畫為次)

- 史襄哉
- 甘開脫 (Mrs. Kate Kerby)
- 沈問梅
- 周克甲
- 潤卿
- 梁盈立
- 桂紹肝
- 張慎
- 伯謝頌羔
- 鄔夢樓
- 劉尙一

文苑

原书空白页

詩錄

癸亥冬日小集霜甘閣酒後感時作歌呈廖季平師張式翁及同座諸子兼柬中

問琴東山

林思進

偏邦豈不生豪傑。揚馬文章曠然絕。東漢傳經六博士。蜀人自擅儒林色。百年窳陋不迎師。王翁湘綺樓西來開講帷。昔祀南皮配叔黨。尊經一閣今欲侈。弟子成名盡鸞起。廖經宋賦張讐史。歐風變轉學術新。澤宮改奉黃車使。小年我從四譯遊。我今五十嗟白頭。三年居然各無恙。名山著述不肯休。嚴李名公好孫子。夏趙驚來吾倒屣。沈生金石龔抱經。更有橫通一瞎李。新知已樂况舊歡。金尊注酒列瑯盤。不愁坐席團圓滿。祇覺滄溟浩蕩寬。文字紛紛鬪今古。識字盲推南閣許。閉門失笑井中天。世上如今要白話。人生辛苦嗽虛名。年少矜誇意氣橫。被髮適聞辛有嘆。壁書聊作濟南生。君不見西方醫師炫圭藥。巧範人形菁枝絡。廖師攀曳廢五年。村醫一針手足活。由來治國如治身。百家之說非一倫。升堂御筴裘御雨。付與時人分舊新。

煙臺雜詩二十首

吳芳吉

四顧無邊際。輕舟獨遠行。鄉邦隨鳥沒。異想伴潮生。欲下蛟龍窟。還探碧玉京。麻姑與海若。懷抱爲君傾。

在山常愛海。渡海苦難居。顧影成孤犬。騰波起怪魚。水圓如絕望。雲散又空虛。鎮日艙中臥。相觀只友書。
一臥忘三日。莽洋浪似堆。鷗啼知陸近。風爽覺春回。續斷明燈堡。依稀見艦桅。舍舟還學步。腰恍足如頽。
美艦如南雁。年年避暑來。瓊卮張裕酒。花市太平街。龍袞稱時尚。宮燈向曉開。翻新皆舊物。世運可長猜。
倚石北山下。晚涼好似秋。滄波來浩浩。白鳥去悠悠。夕照初沉港。佳人自盪舟。閒心齊併入。無暇問行留。
險絕芝罘嶺。仙風蕩有聲。雲濃搏大鳥。濤白鼓長鯨。旭日如將墜。海山一望平。秦皇何處訪。功德羽毛輕。
翠壁東山道。寒烟古戍門。峯高不見底。島遠僅留痕。蘋果滋多種。葡萄熟幾村。纍纍無市價。隨意客能捫。
聞道梨花會。綠楊三月天。繁枝瑩似海。細草暖於綿。雲鬢新蓬影。羅襦裁半圓。隨山排酒盞。醉倒卽神仙。
温温傅介子。相識似多番。大道從親始。羣生欲手援。遨遊期盡興。諒解到無言。莫作還山願。此山卽故園。
海浴夕陽暖。麗人集萬邦。迎風何善笑。打槳總成雙。枕藉緣芳草。和歌喜異腔。前灣多旅館。碧浪映紅窗。
樹表毓璜頂。蓬萊一小樓。雲開山色滿。海靜市聲浮。壁壘連三島。帆檣集五洲。國防誰與守。爭攘未能休。
道旁逢洛使。建節號招兵。黃金求勇士。秋令卽南征。好殺原非性。完糧不用耕。長驅別寡母。半夜留啼聲。
垂老吾親性。思歸比箭狂。連朝無斗米。何處是家鄉。白石難爲飽。猿聲最斷腸。況當戰未解。子弟盡戎行。
吾愛隨親去。計程夔萬西。峽泉天上直。渝樹馬前低。茅屋愁風雨。荒江冷笑啼。相逢憑好夢。繞膝、
驥驥同爲客。雙雙枕我肱。嗟余猶赤子。視汝直良朋。凍餒長堪念。爺娘豈足憑。回思課曲禮。

少小多矜羨。壯年乃大疑。笙歌隨起滅。花鳥任妍媸。我意能孤賞。人間那有奇。終宵一念醒。此樂語誰知。秋至復南渡。柁樓思悄然。當時曾跡到。無處不情牽。蝦菜供談助。潮音警客眠。遲回俱過夢。縹緲入蒼烟。此遊閱人衆。豪傑何太稀。民生原自弱。世亂易爲欺。禮樂還求野。行歌去勿遲。江南一柳叟。磊落繫沉思。威海古雄鎮。今淪異國軍。丁公仰藥處。野老無人聞。關塞旌旗改。營房花樹曛。興亡如可轉。不用百愁紛。望望茶山近。還歸喜故疆。粵兒謳土調。蘇女競明妝。話別同舟誼。憑欄海色黃。誰憐蜀遊子。忍淚向瀟湘。

赴湘舟中作

柳詒徵

纔拋湖水又湘雲。私詫風輪爲底勤。芳草有情儀屈子。香爐獨秀禮匡君。藏山文字終芻狗。動地干戈劇稜氛。廿載南都憂國論。楚狂誰與張吾軍。

亂中元日立春感賦二首

龐俊

入手屠蘇恰送寒。東風生菜未登盤。不知許事關門醉。又琢春詞掣淚看。朱戶雞符非舊俗。青幡牛土廢郊壇。蜜梅臆暖芳情薄。漫與呼盧到夜闌。題詩休擬七哀篇。甘食楡衣意自憐。貧免盜憎成上策。酒隨病減入中年。莽朝回首黃農沒。羿鼓游身粉黛妍。江上鼓鼙聽慣熟。春風悽入蜀城絃。

得柏廬美洲書兼寄步曾

王易

萬里鴻飛心事傳。乍隨風色到吟邊。相攜故侶成川逝。幾向西樓看月圓。避地九夷原匪陋。藏身一壑恐難堅。海天不作蛟鼉夢。夜雨寒燈已隔年。

重遊煙水亭

邵祖平

甘棠湖水舊搖青。重到蒼茫共此亭。雙劍遙飛名岫雨。千秋終仰草堂靈。江天欲冷夜龍氣。清坐方虛浮蟻馨。草草辭僧且歸去。暮鐘城郭記句停。

春思

胡先驕

去日光陰馬脫鞵。拖烟新柳澹暉暉。春風又過櫻花節。剗地繁英作雪飛。連翹花發鑿金枝。蒲茁新芽綠滿陂。浪客他鄉看節物。故園輕負踏青期。眼底芸芸盡一漚。及時行樂是良謀。遊人只合江南老。打槳春波發棹謳。蹀躞春街笑語傳。四絃如夢夜如年。生平不作封侯想。何事歸心託杜鵑。一棹青溪夢與同。撩人四月棟花風。釘盤更憶茭兒菜。不待吳歛唱惱公。

哲理小說 查德熙傳 Zadig ou la Destinée

法國福祿特爾著
丹徒陳鈞譯

按福祿特爾所撰小說最重要者三種。一曰「記阮訥與柯蘭事。」見本誌第十八期 二曰「坦白少年。」見本誌第二十五期第二十八期 本誌

皆已先後譯登。茲所譯之「查德熙傳」Zadig ou La Destinée : Histoire orientale (1747) 即其第三種也。讀者務請參閱

前二種及其篇首按語。見本誌第十八期第二十二期 藉知福祿特爾生平行事及其著書之意旨。「查德熙傳」之大旨與「坦白少年」略同。

皆以懷疑之意譏刺之法。以攻訛宗教及上帝。夫以查德熙之才之德。人世所僅見。宜乎安富尊榮。以終其身。而乃動輒得咎。轉輾飄流。九死一生。其遇極蹇。其命極厄。遍歷種種禍患。困辱。舉非其罪。而彼齷齪小人。恣爲惡行。喪廉失義。反致通顯而獲安樂。揆諸福善禍淫之例。則上帝之居心。誠不可問。殆以世人爲兒戲。任彼顛倒播弄。欺抑故意。倒行逆施。以獎惡而懲善。欺誠如是。則彼上帝安足受人崇敬。而虔心皈依宗教者。真至愚之人已。夫世事既如此。變幻莫測。則其間只有偶然之機會耳。更安得有天命。此書以「天命」標題。此書一名「天命」La Destinée 正以見天命之不可信也。

至此書之章法文筆。亦與「坦白少年」同。宜互相參證。此書亦用帷燈匣劍。指桑罵槐之法。雖標名東方故事。而所描叙攻訛者。皆當時法國情事。故書中所謂巴比倫者。法國也。回教者天主教也。其他可以類推。而此書開卷處有沙提上皇后書。皇后雖爲阿刺伯蘇丹之妻。而實指法王路易十五之寵姬龐巴都夫人 Madame de Pompadour (1721-1764) 也。又就全書言之。其主人查德熙。蓋即福祿特爾自寓。查德熙 Zadig 命名之意。說者紛紛。或謂係宣示真理之人之義。凡此細微考證。茲不具述。讀者可檢

閱法文「福祿特爾全集」木郎氏刊本第二十一卷。本書之註及 W. R. Price 所著 The Symbolism of Voltaire's Novel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Zadig) 一九一一年出版。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發售。一書當知其詳也。

「查德熙傳」於一七四七年出版。原名 *Mémoires*。次年再版。增入第十二、十三、十七各章。並改今名 (*Zadig*)。一七八五年 *Kohi* 刊本。又增入第十四、十五等章。是爲定本。又早年諸刊本中。載有福祿特爾戲擬查禁書籍委員所作報告如下。「竊本員素以文人學士知名。意言責格甚合頃細閱查德熙傳。一書稿本。實覺其奇趣橫生。寓意深遠。雖於小說一道深惡痛絕者。猶不能不加讚賞。顧雖如此。本員仍擬將該書批駁。並力請當局迅將該書厲行查禁」云云。此段語意滑稽。意謂彼審查委員。於佳書非不能識別。而仍主禁止刊行者。毋亦奉行故事。希承上旨耳。此報告後來諸刊本均刪去不載。以其雖善爲譏刺。而無關宏旨故也。編者識。

上皇后薛拉氏 (Sheras) 進呈查德希傳表

維回教紀元八百三十七年

按回教以穆罕默德由麥加出奔麥地拿之年。即西歷耶穌紀元後六二二年。爲其紀元。茲所言八百三十七年。當西歷一四五九年。

同教用陰歷孟

冬十月十有八日。臣沙提 *Saghi* 謹表上皇后陛下伏維

陛下仙姿麗質。見之魂銷。思之腸斷。對之神怡。氈

氈上。菡萏枝頭。行步綽約。足不履地。臣雖欲吻香塵。親玉趾。而不能。且不敢也。昔有賢人。當其生時。幸

多閒暇。因遂消遣自娛。著成一書。顏曰「查德熙傳」。其書寓意深長。頗多言外之微旨。此福祿特爾自贊也茲臣得

其譯本。冒昧進呈。伏乞陛下誦讀而評定之。蓋人皆謂陛下正當妙齡。百樂遂心。容華豔麗。才德優長。

稱頌於前者。斯夕不絕。似不必更資學問。以成其全美。而臣獨深欽陛下靈心慧性。品鑑咸宜。臣嘗聞

陛下推論哲理。其精深奧妙。遠非彼長鬚尖冠之牧師博士所能及。且陛下謹慎謙冲。和而能立。惠而有別。厚於親朋。而寬於仇讎。不假驕矜之態。以顯其學問之博。雖才情富有。而言行端正。不流於惡。蓋陛下心地之純潔。與體態之美麗。相得益彰。故臣愚區區之意。以爲陛下於哲理已具根柢。若讀此昔賢之書。所得必多。非他人所可及。故敢以此書進呈也。伏查該書原作。係古迦勒底文字。陛下與臣皆未能識。茲幸得阿刺伯文譯本。乃昔人所造。以娛聖文神武之歐婁皇帝者。阿刺伯人及波斯人從事編撰。『一千一夜』即天方『一千一日』等書。亦卽在此時。諸書譯就進呈後。歐婁皇帝深喜。『查德熙傳』而皇后則愛讀。『一千一夜』王詢后曰。『一千一夜』一書。毫無道理。何故喜之。后對曰。吾愛讀此書。正因其中毫無道理耳。今臣竊願陛下效法賢明之歐婁皇帝。而不類彼皇后也。且臣猶敢請者。尋常應酬談叙。其無道理。同於『一千一夜』而索然寡味。則尙不及彼書之可供娛樂。陛下如倦於酬對。而得片刻之暇。則可召臣趨前。談論哲理。臣之榮也。嗚呼。以陛下之賢淑明慧。若使生與亞歷山大王同時。按 Scander 即亞歷山大 Alexander 之別稱。即馬基頓王腓力之子是也。爲阿馬森國註見本誌第二十七期「希臘美術之特色」篇第十二頁。之女主。按古阿馬森國名 Thalestris。因亞歷山大王之英武。特率其國之女戰士三百人。遠道往見亞歷山大王。求爲其后。以生有英雄子孫。故此處云云。又若使生與所羅門王時。爲示巴國之女君。按示巴國名 Saba (Sheba) 國之女君。聞所羅門之賢。故往謁之。詳見舊約列王紀略上第十章。則不待爲后者之往求其王。而爲王者必將遠道來求后矣。臣敬祝明神。願陛下快樂不分。美麗弗減。幸福無窮。此表。按福祿壽作此表之用。意無非假託「查德熙傳」非我自作。乃由迦勒底文譯爲阿刺伯文。以傳至法國者。然此乃

文人慣技。固無
人信其說也。

第一章 單眼人

話說摩押達王 (Moshdar) 在位之時。巴比倫城中住了一位少年。名喚查德熙。這人天性純良。兼受着教育陶冶之功。年紀雖輕。家雖富有。却能處處下克己工夫。遇事謙和審慎。決不裝模作樣。自矜才能。人見他聰明蓋世。並不像巴比倫當時人物。專一濫用口才。謔浪笑傲。信口雌黃。所以都對他嘖嘖稱奇。他在蘇魯阿士德註見本誌第二十九期世
界文學史第二十四頁的第一本書上就知道自負這件事。好像氣胞裏裝滿了風。刺了一下。便會發出狂風暴雨來。他平時對待婦女。不敢稍存輕蔑。也從不誇耀自己的情史。爲人胸襟慷慨。便是遇了知恩不報之徒。他總一樣博施。這樣便合了蘇魯阿士德的古訓。所謂「狗子雖咬你。吃時莫忌他」了。查德熙平時又喜與才士交遊。因此學問極其淵博。讀了古代迦勒底的科學書。那些自然科學和形而上學。就當時學者造詣所至。他都沒不精通。並且確信一年共有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與當時新說相牴牾。又信太陽是天體的中心。因此便引起一般著名的博士來反對。傲然指他異說聳聽。危害人心。如說太陽自轉。十二月爲一年。簡直有意背叛政府。查德熙聽了。既不動怒。也不鄙棄他們。惟有泰然處之罷了。查德熙多金廣交。像貌魁梧。而且心思縝密。志氣高超。一身既有諸般長處。自然以爲將來快樂。不過且說他已同一位女郎訂婚。那女子名叫石美如 (Sonia)。年少貌美。出身巨家在巴

比倫女流中推爲第一。查德熙對他十分敬慕。女子對查德熙也百般用情。其時二人離結婚期不遠。某天在巴比倫城門外一同步行。那地方長着不少的棕樹。把幼發拉底河兩岸點綴得頗爲可愛。遠遠的忽見一羣人挾弓帶刀。向他們這壁廂走來。那班人乃是歐康 *Orcan* 的門客。歐康是宰相的姪兒。平時倚仗他伯父權勢。無惡不爲。論起他品德儀表。那件比得上查德熙。可是他偏要一人自視不凡。見查德熙到處受人擡舉。頗覺難堪。爲爭這點場面。自然的心生忌嫉。便覺石美如處處可人。一定要設法把他奪來。當時那班暴徒捉住了石美如。用力過猛。反把他弄傷了。這如花似玉的美女。鐵石人原文作喜馬拉雅山中之虎見了也要魂消的。登時便流出血來。石美如兩眼望天。心中萬分慘痛。大呼道。我的親愛夫君。我被強徒執定。不能和我心愛的人會面了。石美如一心在那兒想念查德熙。毫不顧慮到自身的危險。查德熙也因愛增勇。拼性命要把他奪回。和兩名僕人好不容易纔把暴徒趕走。把石美如擡回家中。已是渾身血污。不省人事。石美如眼一睜開。見了他的救命恩人。便道。查德熙啊。我從前愛你。是當你做未婚夫。今遭愛你。你是救我性命。保我名節的恩人了。看官。石美如。因查德熙一番出生入死。感激之誠。幾於五體投地。所以他心中愛查德熙。達於極點。對查德熙所講。真是銘心刻骨之言了。石美如雖然受傷。所幸傷輕。不久即愈。查德熙却因眼旁着了箭。傷勢十分沉重。石美如向天祈禱。祝愛人早日痊愈。日夜以淚洗面。眼巴巴的望他傷好了。好對自己顧視而樂。不料事出意外。查德熙眼旁生了膿瘡。看來更覺危險。當下

差人到孟菲斯^{Memphis}及京城^{埃及}去請赫彌先生(Hermis)診斷。赫彌先生原是著名外科。來時帶了不少的扈從。把病人診了一下。一開口便說查德熙定要損去一目。並把某日某時這一目變瞎。都預先說出。他道。如病在右眼。我早已治好了。如今瘡在左眼。萬難見效。巴比倫全城的人。雖然替查德熙着急。却對於赫彌先生的醫道。無不深深佩服。誰知兩天以後。濃瘡出了頭。查德熙的目疾。却反治愈了。赫彌這時已著成了一本書。說明查德熙目疾不治之故。送給他看。這書查德熙並不曾讀。却趕忙打起精神。去訪他心愛的聘妻。說也奇怪。石美如三天前早已下了鄉。查德熙回頭在路上更聽人說。石美如有言在先。生平對一隻眼的人。最是討厭。不過因此前天晚上。已和歐康公子結婚了。查德熙一聽。止不住昏暈過去。氣憤填膺。幾乎把性命拋掉。在家患了好久的病。最後纔打定主意。扼住悲痛。說道。我結識了官紳家的小姐。誰知這樣收場。此後我娶妻定揀小城鎮平民的女子了。查德熙因此討了阿梭拉^{Azora}爲妻。這女子身家清白。性情賢淑。結褵之後。兩人如膠似漆。查德熙對他無一件不滿。祇是一層。阿梭拉舉止輕浮。平時看見生得體面些的少年。便認定他們都是才德兼備。查德熙因這一點。頗覺阿梭拉不是。

第二章 割鼻

一天。阿梭拉自外邊步行回家。滿面怒容。口中連聲歎息。查德熙慌忙道。愛妻碰着何事。誰給你氣惱呢。阿梭拉道。你如親眼看見適纔的事。準要和我一樣不快。我到高魯寡婦家裏。本打算去安慰他。因他兩

天前。在牧場外小河旁邊。替丈夫修造了一座墳。指天發誓。要到丈夫旁邊守墓。祇要那小河一天有水。流過。他便一天誓不搬回。查德熙道。好極好極。這種婦人愛夫出於至誠。可佩之至。阿梭拉道。嘻。你知道我去見他時。他在那兒做甚嗎。查德熙道。他怎樣的。阿梭拉道。他正在那裏掘土開溝。教那小河改道。往別處流呢。按此可與左傳鄭莊公與其母不及黃泉無相見也之事比較當下阿梭拉因一時感情激昂。把那寡婦痛加辱罵。絮絮不休。查德熙見他自矜節操。心中老大不悅。且說查德熙有一朋友。名叫凱度。Oador。其人年輕貌美。阿梭拉以爲他品端學粹。頗加敬慕。查德熙一向待凱度極好。引爲心腹之交。送了他許多財物。並說以後還要大大的幫助他。有一次。阿梭拉同一位女友到鄉間度了兩日。第三天回家。纔進門。家中男女僕人哭向他道。主人昨晚忽然急病身亡。這話本不敢向主母直陳的。現在主人已在花園盡頭祖塋內埋葬了。阿梭拉一聽大哭。手揪其髮。發誓殉夫。到了晚上。凱度向阿梭拉求見。兩人相對哀號不止。第二天。悲哀稍殺。兩人便在一桌用膳。凱度說起他死友遺下許多財產給他。如能和阿梭拉共同享用。益發妙不可言。那婦人聽了。起先不住滴淚。有些不快的樣子。既而也就表示承允了。這日晚餐。吃了許多時。比午餐更覺長久。兩人越談越親密。阿梭拉嘴裏雖讚揚他丈夫。却又說凱度爲人比他丈夫更好。可算得十全無缺。正吃得高興。凱度忽大嚷肝氣發作。痛不可忍。婦人一見。登時呆了。慌忙在粧臺前四下覓取藥汁。連所有的香水生髮油之類。都搬了出來。可惜這時赫彌先生已不在巴比倫。那婦人弄到萬分無奈。便連凱

度呼痛的地方。都拏手去撫摩撫摩。當時慘悽悽的問他道。你患這症覺怎樣呢。凱度道。這症每次發作起來。都把我弄得要死。惟有一件東西能醫我病。就是把纜死過一兩天的人的鼻子割下來。按在我身邊作痛的地方。包管沒事。婦人道。這可奇極了。凱度道。安諾德先生Mr. Arnott蓋其時人也。用香袋子專治中風。像我這種治肝症的法子。何奇之有。婦人聽凱度的話。好像有理。心裏又愛他不過。便決定去照行。便道。我丈夫來世投胎。跨過奈何橋Le pont Tchernar（譯名借用）的時候。亞賽天使l'ange Asraël按橋及天使之名。皆福祿特爾隨意所造。為回教國之迷信故俗。而實譏耶教。天主地獄也。給他一條窄路。也不難過去。因他轉世為人。鼻子要短小一點了。那婦人當下取了一柄剃刀。跑到丈夫墳墓前。未免也淌了許多眼淚。隨手揭開棺材。要割他的鼻子。只見他丈夫四平八穩的睡在裏面。忽然將身子坐起。一手護着鼻子。一手止住婦人的刀。向婦人道。你再不要向凱度哭。你想割我的鼻子。和人家開河引水。有什麼高下呢。譯者按此章用意取材。頗與我國舊劇「田氏劈棺」相類。彼時東方劇本已流傳西歐。福祿特爾又為介紹中土戲劇之第一人。此篇之作。或即採田氏劈棺故事。然各國文學。心同此理。材料之偶合者。亦常有之。究竟如何。則非余所敢知矣。

第三章 狗與馬

查德熙得了此一番閱歷。果覺阿威士陀經註見本誌第二十三及二十九期世界文學史第二十三頁上所說的。結婚後第一箇月是密月。第二箇月是艾草其味甚苦。月一點不差了。阿梭拉這時性情頑暴。查德熙萬萬不能和他同居。只得將他休了。以後自己就專心研究宇宙間自然之哲理。以圖快樂。常道哲學的樂趣。真是世間無比的了。宇

宙本上帝所造。算是一本大書。這書却被哲學家讀了。哲學家發現了真理。就拿來據爲己有。終日涵養性靈。安心樂命。家裏也沒有愛妻要割他鼻子。你看好不好呢。查德熙理想如此。便隱居在幼發拉底河岸上一所村舍裏。他到了那邊。什麼一秒鐘橋洞裏流出幾立方寸的水。什麼羊月裏所落的雨比鼠月多。查德熙從不曾破費工夫。做這類無益的核算。意言彼不圖實利。不事應用。不關心人世之經營。惟研學問而已。又像怎樣從蛛網去紡

絲。從破皿中製造磁器。他一總也不放在心上。法國科學院 Académie des Sciences 不舉福祿特爾爲該院會員。故福祿特爾不用報復也。無

他所做的。祇是埋首考究動植物的性質。說也奇怪。不上幾時。莎湜就發現了動植物中間的異點。不下千百處。在別人看來。正以爲彷彿相同呢。一天。查德熙在小樹林中散步。迎面忽來了一個王后的太監。後面跟着幾名官員。一個個臉色倉皇。四下裏亂跑。好像發了瘋。又好像找尋失掉的甚麼珍寶一般。當下那太監向查德熙道。小先生。你看見王后的狗子嗎。查德熙恭敬敬的答道。你所找的。是一隻母狗。並非公狗。太監道。正是。查德熙接着道。這隻是捲毛的獵狗。不久他還生了一窩小狗呢。他左足向前跛。耳朵很長。太監正色道。那麼先生已經見過這狗了。查德熙道。我從未見過。也不知王后有隻母狗。且說兩人正在談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了。原來國王御馬房裏有匹良馬。在巴比倫城外荒野中脫了韁跑失。御馬夫官員等分頭追趕。心中着急萬分。正和那太監找尋王后的獵犬一樣。御馬夫一見查德熙。便問他可看見國王的馬不曾。查德熙道。這馬跑得極快。身高五尺。蹄極短。尾長三尺五寸。

嚼環是二十三成的金子作的。按carat爲二十四分一之義。用以量貴金純雜之分劑者。茲所謂二十三carat也。蹄鐵之金者。即謂以真金二十三兩。與其他合金（如銅鐵等）一兩。攪合而製嚼環也。却是十一成的銀子打造。按Denier爲十二分之一之義。用以量銀之純雜之分劑者。茲所謂十一成Denier之銀者。即以純銀十一兩。與其他合金（如銅鐵等）一兩。攪合而製蹄鐵也。御馬夫聽

說。忙問馬向何方逃走。現在何處。查德熙道。我沒見過這馬的面。也不會聽人說起。御馬夫和太監一心疑查德熙偷了御馬和獵犬。故意推託不知。當下便把他帶到法庭裏。判明須重受鞭打。終身發配到西比利亞受苦。判詞纔定好。那壁廂馬和獵犬都尋着了。法官沒奈何。祇得修改判詞。却也不肯輕輕將查德熙釋放。便強罰他繳出四百兩黃金。治其「既見不說見」說謊的罪名。查德熙先繳了罰款。出來之後。便到大理院去上訴。查德熙訴說道。久仰諸位法官大人。聰明正直。鐵面無私。明鏡高懸。洞燭微隱。請細細聽小人的供詞。小人指天發誓。實不曾見國王御馬和王后的獵犬。只因那天我未遇見御馬夫和太監總管兩位大人之先。我獨在小樹林中散步。因見沙上有動物的足跡。就斷定是小犬從這裏經過。並見那足印與足印之間。沙上畫有小溝。痕迹隱約而細長。就知這犬乳頭下睡。前幾天定然生產過一胎小犬。此外凡是前爪的印子緊旁。沙上必有刮過的痕跡。也可推出這犬的耳朵必長。拖近地面。我又見沙上的爪痕。當中祇有一隻爪格外深而且顯。便想起這犬或許是個跛子了。再論到國王的御馬。諸位大人知道。我在那樹林裏散步。見地上有馬蹄鐵痕跡。距離的尺寸相等。我就一人自語道。這一定有馬跑過。這馬的步調。是再整齊沒有了。維時我脚下走的路。不足七尺寬。剛巧樹上的塵土。被刮到兩旁。

離路的中心。祇有三尺半。我就說道。這馬的尾巴。一定是三尺半長。行起路來。尾巴左右擺動。就把樹上的塵土掃下來了。我又見樹高成蓋。離地五尺。有葉子從幹上輕輕落下。我便斷定這馬觸了樹。馬身準有五尺高。再論到馬的嚼環。是二十三成金子所作。這因嚼環曾在一塊試金石上磨擦。這試金石的性質。我已實驗過了。末後我又從馬蹄痕跡上看出那馬蹄在另外一石上踏過。一定是十二成純銀的重量。當下一班法官。見查德熙格物窮理。深入淺出。都大加驚異。國王和王后也知道了。由此查德熙聲譽鵲起。國內不論公私場所。人人都道着查德熙的名字。有幾位博士。雖然打量把他用火焚燒。照術士左道惑人的罪名重辦。但國王却十分看重他。並傳旨把他罰出的四百兩黃金也發還了。派一大羣吏胥律師警兵。打扮得齊齊整整的。送黃金到查德熙家裏。話雖如此。查德熙却拿出三百九十八兩給他們。作為公堂費用。跟來的人役們也紛紛需索小費。才算完結。查德熙因自己好露鋒銜。吃虧不小。就打定主意。下次如再遇同樣的事。定不把所見的向人吐露。叵耐不久便有件事出來了。刑部監裏有名囚徒。越獄逃走。在查德熙窗下經過。有人問查德熙這事。他回絕不知。但他確曾向窗外探視。衆口一詞。他沒奈何。便繳罰黃金五百兩。並按巴比倫的規矩。向法官感謝寬恕之恩。查德熙一人自語道。樹林裏走過了。御馬和王后的獵犬。有人在那邊散步。真真晦氣。站在窗子面前望一望。也就好險。哪爲人要求安樂。是何等的難事啊。

第四章 忌嫉之人

查德熙因遭人暗算。受盡淒涼。決計研究哲學。結交朋友。聊以自娛。他在巴比倫附郭地方。蓋有一所房子。點綴清幽。一切遊戲美術之品。凡爲文人韻士所喜的。無不具備。他的圖書館。每天早晨。凡求學的人。都可進去看書。一到晚上。就有不少的名士。在他家共膳。可是沒許久。查德熙便覺和學者來往。其中禍害不淺了。蘇魯阿士德曾有律禁止人民食野狗肉。大家對這問題。爭辯得好生利害。有幾位道。假如世上並沒有此種動物。那麼野狗肉怎好禁我們去食。又有人道。蘇魯阿士德既然禁止我們食野狗肉。野狗一定是有的了。查德熙打算和解他們。便道。如有野狗。我們便不食他的肉。如沒野狗。我們益發不食了。無論怎樣。蘇魯阿士德的話。都得依從的。恰巧有位學者。曾做過十三卷書。論究野狗的性質。那人又是箇牧師。立刻便到主教葉巴Yehor按法國當時主教 Boyer (1676-1765) 者。爲皇太子之師。頗有權勢。屢請政府捕拿禍祿特爾。禍祿特爾深恨之。故茲顛倒其姓名。而造爲葉巴 Yehor 其人。以譏辱之而面前。控告了查德熙。論起葉巴本是迦勒底人中最愚蠢最狂悖的。聽了這話。巴不得替天行道。把查德熙用木椿刺死。好去開懷唱誦蘇魯阿士德的禱文。所幸查德熙的朋友凱度見第二章去見葉巴。向他道。皇天在上。請你不要治死查德熙罷。這人乃是當今大賢。他家後園裏養着野狗。却從不曾吃野狗肉。那和他作對。告發他的人。反是個邪教徒。竟大膽說野狗子足上分趾。身體清潔呢。葉巴搖着禿頭道。查德熙亂言野狗。那人亂言野狗子。二人都該用木椿刺死。凱度見葉巴執定不依。沒奈何。便託一位人侍

宮廷的貴家小姐轉圜。這小姐很受一般主教牧師們敬仰。曾和葉巴私生一子。果然仗着這小姐的力。量。兩人都開了罪。那班牧師們不必說。自然心懷怨望。預料巴比倫將來註定滅亡。劫數難逃。查德熙歎道。世上的福利。靠着什麼呢。無論何人都要殺害我。便是那人。世所無的動物。照樣也能致我死命。查德熙想到這裏。不由得把那班學者大加咒罵。一心改交社會上有聲有勢的人。就把巴比倫最闊綽的名流貴婦請到家裏。用極精美的酒席款待。酒席中間。還有許多的音樂諧談。拉雜助興。按諸查德熙爲人。便像結交朋友。揀選肴饌。並非因爭場面。帶着一團矜誇之心。他立身行世。專一腳踏實地。平時從不求人恭敬。人却誠心對他尊重。且說他家對門住着一人。名喚李麥司。Arimaz。爲人心地邪僻。面目兇惡。居心既然叵測。對人還一味趾高氣揚。自以爲才華不可一世。其實人聽他講話。簡直掩耳欲走。誰願理他。他見自己不能馳騁當世。就痛罵世人瞎眼。不能鑒別英雄。他家雖然豪富。偏沒有人前來殷勤獻媚。每天晚上。聽見查德熙門首車聲磷磷。心中很覺難受。人將查德熙頌揚。他聽了更覺不快。有時查德熙並不曾請他。他就到查德熙家裏赴宴。他一來不打緊。滿天的興致。都被拆散。正如古語說得好。「妖精喫過的肉。全帶毒氣。」他滿心要款待一位貴家太太。誰知那位太太不理他。一天反去查德熙家晚宴。又一次。他在宮中。正和查德熙談着話。旁邊走過來一位大臣。便請查德熙到家中晚飯。却一聲也不問着他。天下深仇毒恨。都由瑣屑細故而起。這位巴比倫忌嫉小人。以下均用此名由此生心。要把那有福之人。陷

害有福之人就是查德熙。當時的人都這樣喚他。蘇魯阿士德曾說過：「做壞事的機會一天百次。做好事的機會一年一次。」果然一天。那忌嫉小人去到查德熙家裏。適逢查德熙和兩位男客、一位女客。在花園裏散步。查德熙欲盡待客之道。偶爾信口諧謔。並無深意。忽然大家談到國王前番和背叛的諸侯海康尼侯（Hircanie）交戰。奏凱而歸之事。查德熙在那一戰當中。曾顯過一番武勇。當下不免將國王大大頌揚。又把那位女太太也連帶的稱讚一陣。隨即取出記事簿。不需思索。寫了四句詩。給女士讀。兩位男客請查德熙給他們一看。查德熙持躬謙謹。並為顧惜名譽起見。不好應允。因這詩本為那女太太而作。祇能給他一人寓目。況且率爾成章。並無若何價值。查德熙當下就把一首詩撕成兩片。拏來拋在玫瑰花叢裏。也就無人注意了。這時天上落下細雨。大家都進屋躲避。那位忌嫉小人却在花園裏四處搜尋。覓着半頁不全的殘詩。說也奇怪。這詩雖然撕裂一半。意思却極整齊連貫。句短而能押韻。並且中間有大逆無道、詆譏國王的話。詩如下。

罪惡滔天

吾君孤立

太平無事

只此一敵。

忌嫉小人得了這詩。便可陷害道德君子。這一樂真是非同小可。忙把查德熙這首譏刺之詩獻與國王。國王大怒。降旨把查德熙下獄。連那兩位男客。一位女客。也一同入獄。法官並不容查德熙分訴。草草的把這案判決。定爲死罪。判決之時。忌嫉小人故意走到查德熙面前。大聲說。你的詩毫無價值。論理查德熙向來並不以能詩自負。不過無端的被人告發。屈受了叛國罪名。又眼睜睜的見三位男女朋友爲他下獄受罪。心中好生難過。並且記事簿是件不磨的鐵證。也沒法替自己申辯。巴比倫法律原是如此的。查德熙處決的那一天。到場看他的人。紛紛擁擠。萬頭攢集。却沒有人對他憐憫。祇不過熱來看鬧。瞧查德熙是怎樣的人物。能否泰然就死罷了。惟有他自己的親族。因查德熙家產都被抄押。不能承受。不能沾潤。因此尙不免悲傷。原來查德熙的財產。四分之一被國王沒收。其餘四分之一。却賞給那忌嫉小人。且說查德熙眼看要正法了。忽一日。國王的一隻鸚鵡。從他的架上飛到查德熙花園裏。棲在玫瑰花叢上。那邊却有一隻桃子。原被風吹。從近旁桃樹上落下的。桃子底下。還沾着一張紙。鸚鵡就把那桃子和紙。一併銜起。帶回宮去。放在國王膝上。國王興致勃發。讀了幾字。覺得不成意思。便知這定是一首七言絕句的上半截。他平時甚喜詩詞。心機靈巧。當下爲着這事。不住的思索其故。王后却想起查德熙的半頁的詩了。便命人把那半頁詩取來。誰知兩詩一湊。簡直天衣無縫。成爲一首。查德熙的全詩如下。

罪惡滔天地軸搖。

吾君孤立萬鈞牢。

太平無事說歡愛

只此一敵尙在逃。

按此詩既譯。既須分爲兩半。合成一首。各皆密合原意。又須各自押韻。故茲有所譯者。有「搖」字出韻。又「一敵」應作「平聲」。有恃七言絕句之規則。非得已也。編者註。

國王立刻降旨。把查德熙帶進宮中。他那兩位男客。一位女客。都令釋放出獄。查德熙全身俯伏在國王面前。自認信口狂吟。冒犯君上。叩求恕罪。國王王后見他吐辭雋雅。龍心大悅。着他再進宮一次。查德熙二次覲見。國王便大加寵幸。降旨把忌嫉小人的財產。全數移給查德熙。查德熙何能忍心收受。反把自己財產。一齊給了那忌嫉小人。忌嫉小人不無有點感激。又見自己財產未失。心中仍是快樂不題。國王因此格外敬愛查德熙。禮遇優渥。凡事都和他商量取決。王后從那時起。也對查德熙十分垂青。可是愛之過甚。轉令人言嘖嘖。訾議王后的。不是這層。與王后查德熙國王國體妨礙正多。預伏第八查德熙因此悟得人生希圖享福。真是不容易了。

第五章 慷慨之人

巴比倫有一佳節。每歷五年慶祝一次。按着此邦風俗。凡在五年以內。如有人曾做出極慷慨的行事。到了節期。便在大庭廣衆之中。把他的名字宣佈出來。王公貴人。牧師主教。便做裁判員。城裏的巡撫。職在管轄全境。他先將自己任內。民間所有的美德善行。搜尋出來。公之於衆。然後便由人民投票。再由國王

佈告審定結果。百姓參與其盛。有從窮荒僻壤。不遠千里而來的。邀伴選着的人。由國王親手給他一隻寶石鑲嵌的金盃。國王給盃時。對他道。你行事慷慨。得此獎品。我願諸天神祇。賜我許多黎庶。個個和你一樣。此是舊俗不表。且說到了佳節這日。國王陞了御座。四面簇擁了許多王公貴人。牧師主教。以及各國公使代表。前來觀禮的。這種盛典。並非像運動場裏賽馬角力。乃是道德的競爭。自然異樣光彩。單說那巡撫。提高喉嚨。把應得獎之人的姓名事蹟。一一宣佈出來。但查德熙讓產給那忌嫉小人。這樣豁達大度的事。他却不以爲稀罕。竟一字未提。第一件事。他宣佈的。是指一位法官。斷了一件要案。案中事主被人冤屈。法官却能平反其獄。把自己的財產。盡數贈與事主。其價值和事主所損失的財產相等。巡撫第二次。又提出一位少年。這人和一閨女極相愛悅。快要結婚了。誰知他的朋友某君。亦是眷戀此女。相思成病。奄奄待死。少年便把所歡讓給那朋友。並且還送他一筆嫁資。第三件。巡撫提出的。是一名官兵。前次本國同海康尼侯見前章開戰時。這兵見敵軍搶去了他所愛的婦人。正在竭力奮鬥。要救那婦人出險。忽聽說幾步以外。另一隊敵兵。已把他母親捉去。他登時眼中流淚。拋下婦人。去救他母。等把母親救回。那婦人已是一絲兩氣了。他情不自禁。執刀便要自刎。他母道。你如今一死。我一生便沒人養活。那兵聽了。便不尋短見。一直侍母到今。維時一班裁判員。都要把獎盃發給這官兵。只見國王攔阻道。這兵和先前兩人。所行所爲。都極可仰慕。可是我聽了。覺得不算稀罕。昨天查德熙有件事。那真令我佩服之至。

了。我的寵臣柯呂。以事忤我。爲我罷斥不用。朝臣見我怒責柯呂。都說我罷斥了他。還算寬仁。並把他平時劣跡。一一說給我聽。我問查德熙覺得柯呂爲人怎樣。查德熙反大膽替他迴護。像你們適纔提出的。如法官因理獄輸產。少年爲友失妻。兵士孝母而置所歡於不顧。這類事我在歷史上都聽說過。惟有當朝臣受逐。人君盛怒之餘。敢進直言替他申辯。不怕觸人君之怒。像這樣的人。從來却不曾見過呢。以前提出的三個人。每名賜給二萬金。金孟子我却賞與查德熙了。按此段頗似齊威王烹阿封即墨大夫事查德熙見王大加寵錫。忙道。君王在上。世間惟有陛下可以得這金。孟微臣膽敢違反聖意。蒙聖主不怒。陛下仁慈寬厚。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了。國王和查德熙當下受人頌揚。不相上下。法官、少年、兵士三人。在國王手裏領了賜金。名字都刻在尙友錄上。查德熙却得了金。孟國王亦受人遠近頌揚。那天慶祝的盛節。時間要比法律核定的長得許多。亞細亞洲至今還記得這椿盛事呢。查德熙道。我現在方快活之極。書中交代他不久就要失望了。

第六章 宰相

國王面前缺了宰輔。就把查德熙擢任此職。巴比倫自從立國以來。從沒有這樣年輕的宰相。城裏的名媛貴婦。對這件事都極其稱頌。惟有一班朝廷大臣。却十分懷恨。那忌嫉小人。聽了這信。氣得吐血。又把鼻子都鼓漲大了。查德熙叩謝了國王王后。連鸚鵡也一併致謝。他向鸚鵡道。鳥呀鳥呀。你救我性命。使

我做了宰相。我被御馬和獵犬坑害。虧殺你成全我。一個人的命運。原來却是如此。顛倒。他接着又道。不費力得來的福祿。怕不能長久。罷。說到此處。鸚鵡就哼了一聲。查德熙聽見。好生驚訝。但他自己是博物家。決不信鳥會預說吉凶。立刻就坦然過去。且說查德熙自從任職以來。日夕憂勤。人民都知法律森嚴。不敢違犯。却並不覺得查德熙氣燄逼人。軍機處議論國事。查德熙從不干涉。便是大臣們和他意見相左。一味固執。他也從不動怒。有時審問案件。執行法官職務。無不根據法律。判定曲直。法律中有條文太苛的。他便斟酌減輕。如遇新奇案件。無成例可援的。他也會按照公理解決。其公正平允。簡直和蘇魯阿士達創造的律不相上下了。各國人士仰慕查德熙治國之才。就從他學會一句格言。「寧使有罪之人得釋。毋使無罪之人受刑。」查德熙常說。當初立法主旨。半在助人爲善。半在警人改悔。人類把真理顛倒埋沒了。查德熙的主張。是要把真理重行表現出來。所以從他接任起。就大展其才。恰好巴比倫有一著名商人。死在印度。臨死以前。把女兒嫁給人家。賠了不少粧奩。其餘的財產。給他兩子均分。此外還剩下三萬兩黃金。言明兩子中愛父最篤的。就把這筆巨款給他。因此爭持不決。長子替父親營了一座墳。次子便拏了一部分私財。替他姊姊添補粧奩。當時的人都說。長子是眞愛他父親的了。次子愛其姊未免過於其父。那筆款應當給長子。查德熙把兩子分頭喚來。先向長子道。你父親不會死。現在他已將病治好。回到巴比倫來了。長子道。天啊。他的墳破費我不少了。查德熙又喚次子到面前。同樣的告訴他。

次子道。天啊。我要把財產退還父親。但是我給姊姊的那一份。盼望父親仍舊拿給他罷。查德熙對次子道。你無庸還產。那三萬兩金子。如今也歸你所有。你是真愛你父的。又有一富室青年女子。和兩位牧師發生戀愛。在兩人那裏聽講聖道。不到幾個月。就身懷六甲。快要爲人母了。誰知兩人一心都要討那女子爲妻。女子聲言道。你兩人當中。是誰下種替國家造就國民的。我就認他爲夫。這話一出。第一位牧師道。這是我幹的事。那一位道。我前次獨享權利。他人何嘗染指。女子道。誰將來教育我小孩子最好的。我便認他是小孩子的父親。女子後來生了一子。兩位牧師爭着要把嬰孩帶去撫養。弄到不得開交。就到查德熙面前請求公斷。查德熙把牧師傳來。問道。你教你們學生學些什麼。第一位牧師道。我教他文法。上八品詞論理。星占術。魔鬼學。和物性之異同。天命及質點之學說。第二位牧師道。我却不然。我教他爲人公正。使人樂與之交。查德熙判道。不論你是否這小孩子的父親。我准你娶他母親了。又有一位米地亞。Media 總督名喚伊拉。Ira 百姓們對他很爲不滿。常到查德熙面前來訴說。且說這人極有權勢。心地並不壞。算不得一個惡人。祇是他歆慕浮榮。甘心墮落。把聲名都弄糟了。他輕易不許人向他開口。更不許人和他反對。一種驕傲自大。沉湎肉慾。耽於逸樂的樣子。真是萬般描摹不出。查德熙一心要去改正這人品行。就假託國王之命。賜了他一名樂師。十二名唱工。二十四名吹笛子的。還賜他一位管家。隨身帶了六名廚夫。四名當差的。國王有旨在先。吩咐他們一切照樣去辦。果然第一天。伊拉睡夢纔醒。

樂師就進了他臥室。唱工和吹笛子的都跟隨進內。唱了一支歌曲。足有兩點鐘的工夫。並且每隔三分鐘。都有合唱的疊句。如下。

孰與較其功 孰能衡其德

猗歟吾總督 悠然良自得

歌唱完了。就有一名當差的演說了一陣。中間竭力頌揚總督美德。好笑這些美德。總督却是一件都沒有。這篇演說有三刻鐘之久。說完以後。接着總督進膳。樂器便大作起來。一頓餐吃了有三點鐘。總督纔要開口。便有一名當差的道。總督無論說什麼。都不錯啊。他說話不到四個字。又有一位當差的道。總督不錯呀。總督偶然說幾句趣話。或者還未說出口。另外兩位當差的便同聲大笑。意思好說總督雅謔動人。吃完了飯。先前那支歌又唱起來。第一天。伊拉心想國王因他功高望重。特地做作如此。欲賞其功。好不高興。第二天。興味便稍減了。第三天便覺得厭倦。第四天便不能忍受。到了第五天。簡直痛苦不堪了。以後一天一天的。只聽見那合唱的疊句。

猗歟吾總督 悠然良自得

每天到了那時。就有人向他演說。不住的聽人說他不錯。對呀。弄到萬分無奈。就上表國王。請求把那樂師。管家的等人一齊撤回。說也奇怪。他從此就不甚耽心聲色。也不好受人諂媚。反覺比從前快樂得許。

多。這正像薩都 Sadder 參閱福祿特爾著 Esprit Sur les Moeurs 第十一章 所說。「終日不斷的快樂。反不快樂了。」

第七章 息爭

查德熙心思縝密。慈善爲懷。大家無不敬之愛之。聲名因此一天一天大起來。婦女們爭相獻媚。不惜對他眼角傳情。人民見他斷案如神。都稱頌他秉公持正。研究科學的。尊重他的話有如神諭。牧師們比他賽過葉巴見第四章主教。他從前本有評論野狗的說話。人民如今不但不去控告他。連他自家半信半疑的事。都奉若金科玉律了。且說巴比倫當初有件公案。鬧了一千五百年。還不曾了結。國裏的人因此分爲兩大黨派。一派的人以爲要進米斯雷神廟。Mithras 米斯雷乃波 斯光明正直之神 須用左足先行。另一派人却和他們反對。每進這廟。偏要用右足。大家因此眼巴巴的盼望到了聖火節。候查德熙出來替他們斷定一下。果然那天一個個都注目看着查德熙的兩隻脚。全城的人都轟動起來。查德熙却把兩隻脚並在一處。跳進寺裏。還演說了一回。說明創造天地的上帝。從不愛憎偏頗。左脚進寺。和用右脚正是相同。不分甚麼軒輊。那忌嫉小人夫婦。却藉此詆毀查德熙。嫌他的演說詞。缺乏詞藻。不能使山鳴谷應。夫婦兩人道。查德熙的話。枯澀寡趣。一點想像力沒有。既不能鼓盪山川。更不足震驚星斗。以上云云。暗指舊約中之文字。 東方的文采。查德熙是太短少了。論起查德熙平時的談吐。確是不尚詞華。力求簡當。以明白達意爲主。平常無論上中下三等的人。沒一個不喜歡他。這中間的緣故。並非因他性情和婉。持正不阿。祇不過他是國家元老。名分

所關權勢所在。不得不擡舉他罷了。此時却有白博士和黑博士爭吵。白博士道。人向上帝祈禱。冬天如身向東方。算是大不敬的事。黑博士以爲夏天祈禱。身向西方。必遭神譴。查德熙告他們無論向何方都可以祈禱。便輕輕將這場口角平息。查德熙不論公私事務。都趕在早晨做完。騰下了工夫。就設法改良巴比倫的人情風俗。常命演戲爲樂。演到悲劇。觀客們潸然涕泣。演到喜劇。大家又復鬨堂。這種風俗。許久已不通行。今番因爲查德熙提倡。却又復興起來了。戲子們演到好處。查德熙犒賞他們許多禮物。暗中並不忌嫉他們才能。一到晚上。便去陪侍國王王后消遣。就中王后尤覺快樂。國王道。好一個賢宰相。王后道。這位宰相可愛。不過兩人都想從前若誤把他絞殺。那真天地間極可恨可慘的事了。此外還有許多婦女。爭欲求見查德熙。實在他們並無重要事務和他相商。祇不過藉此瞻仰他的言論風采。忌嫉小人的妻子。第一個先來到。指着天神發誓。說他心裏如何厭棄他丈夫。丈夫天性猜忌。百般的虐待他。所幸神靈有眼。不給他聖火。使他永生。那婦人告訴查德熙一大片話。末後便把吊襪帶墜在地上。查德熙恭恭敬敬的一把拾起。却不曾替那婦人束在腿上。有分教。查德熙因這點差錯。將來災殃磨難。都伏於此了。他當時何嘗留神到此。忌嫉小人的妻子便深深的懷恨在心。接着每天都來了不少的婦女。向查德熙求見。巴比倫通鑑上有一段記載。說查德熙蹈非禮之行。從來只有一次。平時雖和婦女周旋。他總不甚在意。便處在倚紅偎翠之中。其心亦整飭不亂。有位女子姿首極佳。一向侍候安斯託王后 Asti

的。查德熙無意之間。和他交識。不過這位巴比倫女子。見查德熙待他不熱。祇有勉強自慰道。這人便和婦女敘情求歡之時。看他的樣子。仍像有要事牽掛。他頭腦裏一定有不少事務了。某次有兩三人正在談說情話。另外許多人都不曾開口。查德熙不知怎樣。陡然叫道。王后呀。這巴比倫女子一聽。心想查德熙此番愛我。故而神志清爽。喚我爲王后。既而查德熙無意中又把安斯託名字念出來。女子正在自鳴得意。便又以爲查德熙說他比安斯託還美。他就送了許多值錢的禮物。到查德熙宅中。然後便把查德熙對己垂青的樣子。和盤告訴忌嫉小人的妻子。原來二人本是閨中密友。忌嫉小人的妻子因查德熙眷戀別人。心中好生嫉妒。便道。查德熙不肯替我捆上吊襪帶。我益發連這帶子不用了。巴比倫女子道。你和王后用的帶子一樣。這帶子想是由一個地方買來的啊。忌嫉小人的妻子出了一回神。無言可對。預爲下章伏線就去和他丈夫商量不題。且說查德熙覺得自己接待賓客。或辦理公務之時。總有些心神恍惚。却尋不出個原委。終日直是怏怏不樂。如此便做了一夢。夢見自己睡在乾草上。其中的荆棘刺得身上痛苦難挨。後來又睡在玫瑰花鋪滿的牀上。十分舒服。外面却走來一條蛇。吐出那又尖又毒的舌頭。把查德熙的心舐傷了。查德熙醒來歎道。我許久睡在乾草上。失意時如今又睡在花牀上。得意時但毒蛇究是誰呢。

第八章 嫉妬

查德熙處在快樂境界裏。功高望重。誰知反生出禍來。你道爲何。他終日和國王及王后安斯託相見。講話之時。一心要取悅於二人。因此他說的話。更外溫柔媚媚。其效用之大。正和珍珠首飾能平空添人若干風韻一般。安斯託見他青年風雅。腦筋裏便深深的有了一個印象。起初並不覺得什麼。後來不知不覺的對查德熙愛慕起來。查德熙於國於君。總算忠誠之極。王后不怕人議論。公然和他發生愛情。終日在國王面前說。查德熙種種好處。便連手下用的侍婢。也向他們常提到查德熙。這班人自然隨聲附和。竭力頌揚。於是王后愛查德熙益發利害了。他送給查德熙許多禮物。其中含蓄不少的情懷。本意是因他爲國勤勞。自己拏出國母身分。稱謝他一番。不料愛之至極。言辭之間。反像出於一位多情多義的婦女了。再論起安斯託容貌。要比那嫌棄單一眼男人的石美如和割丈夫鼻子的阿梭拉。美得許多。平時舉止溫柔。未曾說話。臉上先就飛紅。一對秋波。好幾次要使轉開去。却偏生的都酸着查德熙。查德熙陡覺心血潮湧。自己十分喫驚。連忙竭力遏止情感。把那屢試屢驗的道德哲學。用來做個臂助。誰知不但不能產生效果。益發覺得自家懵懂糊塗了。這時他心裏公私交迸。理欲相爭。十分難受。好容易勉強定住神。拋開雜念。却不禁呻吟歎息。淚如泉湧。從此會見王后說話之時。便不敢大意。眼睛上如同遮了雲霧。言語也急迫無緒。只是低頭垂目而已。有時情不自禁。看了王后一眼。見他珠淚盈眶。含情萬狀。當下四隻眼睛好像默默的道。我們倆互相愛慕。只是怕結果不好。現在可憐萬丈情絲。已把彼此纏繞。只是

掙脫不去。如何是好。且說查德熙離開王后。心上好像壓了一副極重的擔子。真是說不出的難過。精神激擾之時。便和盤的告訴他的朋友凱度。論理一個人創鉅痛深。不由的總要狂呼頓足。把他蹭蹬苦悶的樣子四面表現出來。查德熙現在就是如此。凱度聽他說完。就對查德熙道。你近來的心緒。雖是百般隱匿。我却早已洞若觀火。大凡感情總帶有跡象。不能向人掩飾的。好友。我既然能窺破尊意。你試想一下。你的心情。若被國王知道了。他多麼難受。他會不聞不問。裝作不知嗎。論國王爲人。就只是忌嫉一端。是他一生過失。你是研究道德哲學的人。出類拔萃。自然能把你的情欲。設法遏止。可是安斯託是個婦女。一不小心。臉上便是證據。等給人知道了。他自己還不信呢。一個人的神色。何等要緊。他自以爲胸懷坦白。誰知却是老大破綻。自今還昏瞶不知。我真替他捻一把汗了。總之。你若要遮人耳目。最好還是向王后通情。愛情這樣東西。勉強壓下去。反留出痕迹。及至達到成功滿足。倒容易遮瞞了。查德熙心想。國王是大恩人。豈可依凱度之勸。如此胡行。悚然不敢。從此好像做了虧心事。格外的忠誠事主了。如今且說王后一心愛慕查德熙。常常提他的名字。一開口。就紅暈雙頰。有時在國王面前談到查德熙。未免神色驚惶。言語錯亂。查德熙偶然出外。他就百般的不自在。因此國王頗爲疑慮。眼裏看見的情狀。自然信之無疑。便連未曾目覩的事。也會推敲猜想起來。他想到。王后的拖鞋是藍色。查德熙的鞋子。如何也是藍色。王后身上繫着黃絲縑。查德熙如何也帶一頂黃帽子。種種怪想。不一而足。從此心中懷着鬼胎。漸

漸由疑生信了。國王王后面前使喚的一班內宮侍婢。終日和二人相處。一舉一動。無不清楚。安斯託宅心慈善。摩押達王猜忌性成。誰都知得透切。這時忌嫉小人。命他妻子。將他的吊襪帶呈給國王。式樣和王后的一般。無二。並且也是藍色。回應第七章之末國王一見。心裏不暇思索。只是要報讐雪恥。打定主意。要在一天晚上。把王后毒死。天明的時候。再把查德熙活活絞殺。主意已定。便吩咐一個秉性殘忍的太監。如此這般去行事。且說國王寢殿裏原有一個粗使的矮人。人家當他既聾且啞。其實非聾。平時國王有令。準他在宮中隨處行走。因此不論大小秘密的事。他都目擊其狀。好像一頭家畜一般。這人對王后和查德熙本極忠心。聽見二人要處死。心中又驚又駭。維時國王密諭已下。二三小時以內。便要奉行。如何是好。矮人平時不會寫字。却長于圖畫。畫出各種人物。維妙維肖。那天夜裏。就王后看得懂的。趕緊繪成一圖。圖的角上畫了一個國王。滿面怒容。正在吩咐一名太監。另外一張桌子上面。放着一根絞索。一隻酒盃。吊襪帶黃絲縑都在一旁。正中畫着王后。倒斃在宮女臂膊上。查德熙便在王后脚下絞殺。並且遠遠的天邊。隱現着一輪紅日。意思好說天剛破曉。行刑時辰便到。矮人將這圖畫完。如飛的跑到安斯託的一名宮女房裏。把他喚醒。打手勢教他趕快把圖送給王后。果然夜半裏有人敲查德熙的門。查德熙慌忙醒轉。便接到王后的一封短札。查德熙拆看時。兩手發抖。心中疑是夢境。誰知他讀到「速逃生。否則汝將被執處死。余以愛情與黃絲縑之關係。諭汝速逃。余所行非誤。然行將以罪名喪生。」一番驚恐。一

番失望。真出意料之外。這時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慌忙把凱度請來。也不言語。便把信遞給他看。凱度催他依王后的話。急速逃生。到孟菲斯 Memphis 埃及京城 去。並道。如你此時去找王后。益發是促他死了。如去見國王。請求緩頰。亦是於王后不利。王后的事。一切有我照顧。你放心逃生去罷。我在外揚言。就說你往印度去了。我不久便趕來見你。把巴比倫這邊的事。說給你知。凱度不敢怠慢。立刻去備了兩匹單峯駱駝。牽到府中後門。查德熙此時已嚇得半死。凱度只得把他扶上駱駝。祇派一名心腹僕人跟隨他。凱度既悲且懼。眼睜睜的看他好友別去。且說查德熙一口氣走到一所小山面前。這山看巴比倫如在目前。查德熙立在山頂上。回頭向王后的宮中注目下視。不覺昏暈過去。定住了神。止不住撲簌簌下淚。恨不得早死。好久方把念王后的心略略放下。便大喊道。我已受過兩個女人欺了。這第三個女人。既賢且美。生生的又要斷送性命。人生是什麼。道德對於我。究有何用呢。我做了好事。結果反遭惡報。發達得愈高。敗運起來。格外可怕。如我像別人一樣。奸滑反可常保快樂了。查德熙想到這裏。不覺眼前發黑。臉色轉青。心如死灰。橋木。便一直向埃及走去。

(全書未完下期續登)

審

評

原书空白页

評劉裴村介白堂詩集

胡先驥

戊戌六君子皆號稱能詩。年少而知名最早者爲林暎谷。楊叔嶠聲譽亦卓卓。譚壯飛之詩則代表當時浪漫風氣。彷彿似龔定庵。陳石遺先生晚年專喜香山放翁。乃亟稱楊漪春。予獨以爲劉裴村之介白堂詩不但爲六家之冠。近世亦鮮有能過之者。以局度論。介白堂詩不得稱爲廣大。晚清末季大家勝之者甚夥。以精嚴粹美論。則遠可追蹤柳柳州。阮石巢。近可平揖高陶堂。陳仁先。夏映盦。其取法漢魏三唐而不逮於宋。與高陶堂尤相似。而靈雋之處。或時過之。其句法之研鍊似陶堂。而不過於晦澀。蓋造琢句之極詣者。陳石遺近代詩鈔所選錄。實未能盡其所長也。客居無俚。輒喜玩味其遊觀之作。在予論近代五十年之文學篇中。見本誌第十八期曾稍稍述及之。今請更得申論焉。

介白堂詩自以其紀遊寫景諸什爲第一。律句之佳者如「暖風秧馬水。遲日海棠樓。」月暄穿石水。風折過橋煙。棲鶴危巢黑。肥鮑細網鮮。」雪風吹黑塞。珠斗挂黃河。」壁雨長垂畫。溪雲不掩鐘。」石壁天心滿。湖樓客語閒。」山月犬聲寒。似豹荒江客。夢淡於秋。」隔樹鄉音山。鳥識歸船人意渚。花親野水照天浮。塔去江雲留。雨入城飛客。心清鏡開塵。沼人語疎鐘共。翠微。」亦精微。亦間澹。能壯闊。能幽微。寫景之上乘也。古詩如詠巫峽石云。「韻分九峯高。骨挾萬古瘦。尺腹藏風雷。百怪入空漏。元精吐殊形。遠

勢含皴透。一鍾鍊之力已試其端。瀘州忠山四首句云。一鳥坐樹言已過春之半。游興濃於雲。好風吹不斷。春暄與夏涼。虛實各成玩。竹風意欣欣。松徑陰密密。鐘鳴潭愈空。客歌花自默。真神肖詠懷堂之句法。已近似其游峨眉諸作矣。

介白堂詩最精之作。爲其峨眉紀游詩。夫寫峨眉與寫他山不同。還顧禹域名山。其風景能與峨眉相若者。殆寡。五嶽之高不過數千尺。東南諸山以匡廬天目最爲雄峻。不過海拔五千餘尺。天台號稱四萬八千丈。實則不過三千餘尺。南北雁宕則瀕海島嶼。近代始出海面者耳。滇桂諸山或能與之頡頏。然過於荒遠。游屐鮮至。故亦無稱。獨峨眉遠續崑崙西來之大脈。近臨江水。與瓦屋奇峯相對峙。高聳一萬餘尺。讀太白「黃鶴之飛尙不得過。猿猴欲度愁攀援」白傅「峨眉山下少人行。旌旗無光日色薄」之句。每覺淒竦入骨。且蠶叢魚鳧。開國茫昧。夜郎六詔。異族雜處。在在含神秘荒怪之意。故詠峨眉必須別具手眼。尋常模山範水之筆。以狀峨眉。必不能取勝也。惟介白堂詩知此能此。斯爲最勝。通觀其詠峨眉之古今體詩。無不以此爲秘訣。故雖太白廬山謠。夢游天姥吟。諸什。皆不及其荒怪奇秀也。其望峨眉山句云。一香象。河流騰白足。澹蛾江影照青衣。寸心塵外尋煙客。一笑雲端見玉妃。已示人以寶山靈蘊之一瞥。而知賡續而至者。必尤多耳。目難狀之奇境。清音閣七律句云。一片石。雷霆撐衆壑。一僧風雨立雙橋。草香噴雪春眠麝。松氣沈山暝下雕。古化成寺句云。一雕眼射人。風力勁木皮。衣屋雹聲微。羅漢

三坡句云「鬚髻似鬼陰崖樹拗怒衝人大壑鷹」大小雲壑句云「倒噓人影龍初過半沒松身鶴不知湧地佛光喧震日浮天海色照西夷」大坪句云「不知松柏雲中綠疑是蓬萊海上青客子瘦筇陰磴雪仙娥寶瑟夜池星」九老洞律句云「石泉灑灑森銀竹巖雪條條界碧松乳竇雲中眠虎豹陰河地底走魚龍」雷洞坪律句云「如絲龍氣南天雨小咳兒聲下界雷雹積陰林諸客肅風吹殘瘴百蠻開」華嚴頂句云「老僧抱子求僧飯閒客看人打佛鐘下界雲霞招杖屨夕陽紅翠動山松」金剛臺句云「九疊屏風迴日月一螺蒼翠見東南下方烏泛紅雲海上界龍分白石潭」華藏寺句云「雲海樓臺生日氣雪山鱗甲是江源登參踏井雙行屨拜猓朝蠻五色旛」峨眉最高頂句云「三秦鳥道衣邊接六詔蠻雲杖底來」雙飛橋句云「泉分太古雪人立過來身」小金剛臺句云「洞雷生午屐巖雪落晴鐘」錫瓦殿句云「虎過人邊石雕盤佛頂松」華嚴頂句云「棟香花鳳窟松黑老猿宮」巖湍雲水草樹禽獸無一不壞異奇詭確宜描繪峨眉而不可移諸他山者柳柳州「青箬裹鹽歸峒客綠荷包飯趁墟人」之句人已賞其新異至今傳誦不絕介白堂詩此類之佳句觸目卽是寧不令人低首哉。

其古詩尤能盡刻畫之能事如虎溪橋句云「人語松上雲鳥鳴花間露澗草碧如烟僧樓紅在樹寺隱襟漸靈山空夢初悟」獨臨寶見溪危石上小坐句云「是時春澗碧小風扇蒲蔣我心歡素閑山靈助

孤賞。爲。負。溪。日。飛。魚。吞。浸。霞。響。巖。語。落。揉。攪。潭。氣。發。蛟。象。藏。天。水。心。寬。胎。雲。石。神。長。洪椿坪句云「寶
峯。出。西。簷。秀。氣。生。南。靡。空。翠。自。成。響。如。語。靜。者。機。元。覽。隨。化。遷。神。聽。異。音。希。」極似阮石巢置之詠懷堂
詩中可亂楮葉至清音閣句云「嘗聞戰雷霆大聲墜猿鶴風濤落方寸夢寐隨烟屨到來符文隱雙橋
緩肩鑰禪悅生細涓聽因解巖壑澹如有生初見此真靜樂虛深得琴理噴薄騰詩謔」雙飛橋云「晴
風吹飛雨灑白東南天陰壑冰陷日陽坡雪流泉名山骨幹勝諸水系絡連一雨騰百脈雙橋束微咽缺
月共青嶂挂虹搖紫煙雷霆鬪地裂草生飛空懸」仙姑彈琴池云「玉姜迷壽年陽娃感精變寥天上
清月不鼓琴理華坦坦古池平淒淒漏泉曠藉問誰動操衆山響葱蒨豈撥琉璃絃聖凡爲舞徧豈奏隱
形術聲聞不可見」鑽天坡云「人影共明滅山雲亦飄飄呼吸通帝座升攀俯仙橋佳氣東南來鬱鬱
千里遙揮策撥氛靄聳心寄霞標小咳驚猛隼側身搏飛猱」接引殿云「冰蠶抱倒景雪虹飛巖陬寒
暈一何闊玉海皓以幽吹冰風無春化石木萬秋」則荒怪奇偉至非阮石巢所能及矣不但阮石巢古
今來作者詠山水之什殆未有若此者惟太白興到之作彷彿似之耳故卽有此一卷峨眉詩已足藏之
名山傳之無窮僅就寫景一端而論介白堂詩已不難獨步千古也

此外寫景之佳者如遊翠微山云「微雲墮馬前照我萬古襟虎峯帶霞色龍池轉松陰暗泉穿寺來如
聽篋中琴香界木蘭花高檐宿仙禽」靜穆之氣溢於言表雖與游峨眉詩異趣然仍令人韻味無已宿

黃龍觀云「衆山肩背生虛空。負天抱海光無窮。入之峯翠靜不散。萬綠浸眼無青紅。石磴蛇盤踏烟霧。幽泉如佩鏘。余步鶴毛蕭蕭墮。蒼蘚龍氣鬱鬱纏。珠樹亂松瀑頂過。吟身一鶴空中繞。詩句」取境在東坡太白之間。至白雪吟云「清涼寶山思。一見秀發五朶寒。芙蓉峨眉石骨冰。作肉爛雲衣裳。不可逢。蓬萊左股愁凍折。梅花尙倚尋仙筇。不然千樹萬樹松。黃山之三十六峯。與酣赤脚踏冰上。或騎白鶴哦雲中。匡廬矐然五老翁。背負幾疊銀屏風。九關神童掩日角。一笑玉女開天容。」則神似太白。自世宗宋詩以來。此種神采飄逸之作。久不獲見。偶爾讀之。頗覺空山窮谷得晤故人面也。律句如詠白蓮云「殘月自和煙際墮。此花方稱水中開。」峽中見桃花云「繫舟江水無情地。到眼陰巖一笑春。」京寓小園云「殘蔬雨過還新綠。老樹春遲得久花。」皆隱秀可玩。至「魄力掣鯨碧海。夢魂飲馬黃河。冰山川南北。有奇氣。史遷疏宕。吾豈能。」則又撥銅琵琶執鐵綽板。高唱大江東去矣。

寫景固裴村所長。然徒言寫景。不足以盡之也。清季詩人。善以白描法。攄臆紆情。如鄭子尹卽最以此擅長者。而陳伯嚴「晴廬述哀」鄭太夷「述哀」哭顧五子朋諸詩。尤爲膾炙人口。裴村送其弟厚村還蜀諸詩。亦以真摯勝。如「可憐欲別未別時。強作慰語含悲辛。」常時每詡丈夫志。對汝今爲兒女仁。」友愛真摯之情。溢於言表。雖裴村爲詩。素尙華采。至此骨肉離合之間。出語但有本色。而不施一毫藻飾之功也。其第二首云「別時弟作家。園圖動我鄉。愁涕如屑池。中鯉魚長尺半。竹間好鳥調新舌。」臨別

婉孌之情。以閒筆繪出。而襯「以嬌兒七歲長。都中吐語已如嚼冰雪。泚筆題詩滿其上。亦說思鄉情。內熱落句直仿離騷經。作書還擬龍門闕。當筵驚起老兄弟。一笑別腸幾拗折。」家人父子啣沫之情。盎然滿紙。不覺其有譽兒之癖也。其第三首云「孤鴻分飛寡鵠翔。我有一妹稱未亡。頗聞撫子在嬰幼。乳點淚花淒斷腸。自生女子名桂仙。想見了角簪花長。生平未覩夢不得。安得抱之置膝旁。今年三十妹初過。早梅十月含冰霜。杯盤燈火亦無分。空寄壽簡稱寧康。妹顏豐皙身頗健。不如弟貌瘦以黃。弟歸豈免問及我。髮凋齒豁心空強。」絮絮寫來。熱淚盈把。「妹顏豐皙」兩句。尤見其摯。言爲心聲。非篤於孝友者。不能爲此語也。

裴村之傳於後。自以其戊戌死事爲最。嘗聞諸陳伯嚴先生。其人賦性孤介。寡交遊。以杜門讀書爲樂。戊戌譚復生說袁世凱率兵圍頤和園之密謀。彼實不與。此言固信。然謂裴村不疾視西后。疾視朝政。欲爲澈底之改革。或能知幾待時。明哲保身。則其詩適以證其不然也。其南來句云「勗我承家獬廌冠。」卽見其自負之甚。其城南行云「路有毆死人。可抵螻蟻命。將相勒馬過臺諫。盡阿順。余曰輦轂下。乃有此暴橫。想見天上人。天心爲傾震。平時不法事。此間猶謹慎。」則疾貴胄之專恣。美酒行云「殺孩養老親。子婦誠何當。亦有成童兒。不及兩餅償。明知非我子。肉顛心已僵。」後堂進高燭。躡屣來名倡。主人命射覆。還成賭。百觴」則哀煢獨之無告。送張安圃師出任桂平。梧道云「舉朝皆婦人。老海發狂嘯。與古人

若開邊守疆。今不支。要當致太平。無用以爲奇。區中武不滿。實又非所宜。送雲坳出守梧州云。利風百竅。中人身國脈。一絲懸鬼手。斡旋天地。雖無力。排繫風霜。猶有口。則疾朝宰之非人。武備之不修。國勢之不振。其雜詩語尤激切。「東海闊且深」一首。指穆宗誅安得海事。「窮陰滿八極」一首。斥西后之專擅。至有「陽剛抱龍德。陰氣散乾坤。主山遭厄圯。五嶽噤不言」之激語。而「妲己傾有商。褒姒滅宗周。天意信遐邈。女禍亦因由」則直以呂雉武曩擬西后矣。故可謂戊戌政變。裴村雖不與謀。而心必不非之也。裴村刺時之詩。雖亦小雅之怨。而予常覺其失之過。怨如「荒君視熊膽。喆后視猩唇」如「海軍且揚威。嬉此明湖曲。仙人且弄姿。媚此西山綠」皆怨而且毒。大非臣子所宜出者。以此賈禍。亦有自取之道。杜陵之新樂府。白傅之諷刺詩。皆不如是也。裴村知爲「獨傷言利臣。變法而府怨」之言。抑知戊戌變法之宗旨。卽在富強一念。今以其失敗。乃得諉過於人。實則庚子以後之變法。卽導源於戊戌。適爲辛亥革命之導線。而重爲今日政局魚爛之主因也。最可傷而最可笑者。如裴村雜詩中。極稱將軍溥侗。孰知此異凡子之龍種。十七八之雛鳳。後日乃爲日與倂優爲伍。袍笏登場之侗五爺也。急不擇術。昏不知人。戊戌債事。以此遺患。乃至於今日。未知所屆。哀哉。

雖然。裴村已矣。戊戌政變之功罪。後世自有定論。關於介白堂刺時之作。事過境遷。後人或淡然視之。而其刻畫山水之秀句。則在中國三千年所爲詩中。別開生面者。中國文明一日尙存。介白堂詩終可流傳。

於天壤間也。

